

輯編準標程課正修年五十二部育教照遵

本教學中界世準標程課新

用生學學中級高

氏 蔣

文國新中高

冊一第

潛伯蔣 者輯編

呈

繳

行印局書界世

編輯大意

一、本書遵照民國二十五年教育部修正頒行之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選編，供高級中學國文科精讀之用。

二、本書共六冊，依據課程標準教材大綱第一項之規定，由古代至近代，選取代表作品，使學生對於文學之源流及其發展，得一有系統之概念。但爲顧及學生程度，學習心理及乙組第二學年第二學期加授文學史大綱計，分兩個圓周編次：前四冊爲一圓周，自古代至近代，以文學變遷爲中心；後二冊爲一圓周，自古代至近代，以學術源流爲中心。庶可使學生對於我國固有文化，了解更爲深切。

三、本書每冊選文六十篇。每學期至多二十週，每週精讀三小時；卽以每二小時教授一篇計，亦僅須三十篇。教者可按學生程度，教學需要，斟酌選授，其餘各篇，令學生參閱，庶教授不至爲教科書所束縛，學生亦可因其才力而各有所得。

四、凡選文內容有關聯者，（例如國語、越語上與戰國策、趙靈王、胡服騎射，同記奮發圖強之史事。）作法可比較者，（如穀梁、傳、齊國、佐盟、晉師與左傳、齊晉之戰，同記一事，剪裁不同。）文體相類似者，（如檀弓、韓非內外儲說，韓詩外傳與說苑，皆爲短篇的寓言故事。）文學流變上有前後關係者，（例如詩經、楚辭與漢

賦樂府。)爲教授上便利計，可以酌量移易其先後之次序。

五、本書於選文之後，略加附註，分「作者」、「題解」、「注釋」三項，爲學生預習之助，且可以省教師翻書之勞；未經選授各篇，令學生自由參閱，亦易於了解。

六、本書另編教授書六冊，凡關於修辭文法之探討，文學學術之流變，及講授補充之材料等，皆詳加闡述，以供教師之參考。

第一冊目次

周秦文

一 周易乾文言	一
二 尚書湯誓	七
三 尚書牧誓	九
四 詩國風八首	一二
五 詩小雅六首	二一
六 詩大雅三首	三〇
七 周禮梓人	三六
八 禮記檀弓八則	三九
九 禮記學記	四五
一〇 公羊傳晉伐虢	五一
一一 公羊傳趙盾諫晉靈公	五三
一二 穀梁傳晉伐虢	五六
一三 穀梁傳齊國佐盟晉師	五八

一四	左傳趙盾諫晉靈公	五九
一五	左傳齊晉鑿之戰	六二
一六	左傳呂相絕秦	六八
一七	國語越語上	七三
一八	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七八
一九	論語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三章	八一
二〇	管子牧民	八三
二一	墨子非攻	八九
二二	墨子非命下	九一
二三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九九
二四	孟子養氣章	一〇四
二五	孟子好辯章	一〇九
二六	莊子逍遙遊	一一二
二七	莊子馬蹄	一一八
二八	莊子養生主	一二一
二九	商君書更法	一二四

三〇	荀子勸學	二七
三一	呂氏春秋去私	三三
三二	韓非子說難	三六
三三	韓非子內儲說十則	四一
三四	韓非子外儲說九則	四六
三五	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	五二
三六	戰國策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五七
三七	戰國策魯仲連不帝秦	六四
三八	戰國策荆軻刺秦王	七〇
三九	楚辭九章涉江	七九
四〇	楚辭卜居	八三
西漢文		
四一	淮南子要略	八五
四二	古歌辭十首	九二
四三	李斯諫逐客書	九八
四四	韓嬰韓詩外傳五則	二〇二

四五	賈誼陳政事疏	二〇六
四六	賈誼弔屈原賦	二二四
四七	鼂錯論貴粟疏	二二七
四八	枚乘諫吳王書	二三一
四九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二三四
五〇	司馬相如長門賦	二四〇
五一	東方朔答客難	二四三
五二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二四八
五三	史記項羽本紀	二五八
五四	史記魏公子列傳	二九〇
五五	史記李將軍列傳	三〇〇
五六	楊惲報孫會宗書	三〇九
五七	劉向說苑 <small>五則</small>	三一二
五八	揚雄解嘲 <small>並序</small>	三一六
五九	漢樂府 <small>八首</small>	三二三
六〇	古詩 <small>十九首</small>	三三〇

一 周易乾文言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作者〕

〔文言〕相傳爲孔子作。一說，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因稱「子曰」也。一說，左傳載魯穆姜言，嘗引此；穆姜在孔子前，疑爲文王作。

〔題解〕

易有三義，不易，變易，易簡也。周易有二說：一曰周爲代名，所以別於夏之歸藏，殷之連山；一曰周，遍也；易道周徧，無所不包也。伏義畫八卦（乾☰，坤☷，震☳，艮☶，離☲，坎☵，兌☱，巽☴）。因而重之，得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有卦辭，爻有爻辭，用於卜筮，是爲易之「經」。其象上下，象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則爲易之「傳」。謂之「十翼」。〔文言〕本釋乾坤二卦之經文者。王弼注易，分作兩篇，附於乾坤二卦之後。本篇爲乾文言，故附錄乾卦經文於次：

「三三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注釋〕

●元，始也；亨，通也；利，遂也；貞，正也。是謂乾之四德。元，於時爲春，於人爲仁，故爲衆善之長。亨，於時爲夏，於人爲禮，故爲衆美所會。利，於時爲秋，於人爲義，故物得其宜而和。貞，於時爲冬，於人爲信，故事皆幹舉而固。

●此四句承上文而言，明君子法天，行此四德也。

●「乾，元亨利貞」爲乾卦辭。本段卽釋此句。左傳穆姜所引，卽此段也。

●卦爻以一爲陽，以二爲陰。陽爻曰「九」，陰爻曰「六」。數爻自下而上。此爲第一爻，故曰「初九」。「潛龍勿用」，初九爻辭。

●「不易乎世」，謂不爲世所移易。「不成乎名」，謂不沽名釣譽。「遯世」，猶避世。「不見是」，謂舉世非之。「无悶」，不改其樂也。

●違，去也。「樂則行之」，謂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而篤行之也。憂則違之，卽亂邦不居之意。

●謂信確而守堅，不可動也。

●此第二爻爻辭。見同現。見而不潛，故不在淵而在田，故曰利見大人。

●閑，防閑。伐，矜。

伐。⑤此第三爻辭。朱子易本義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舊讀以「夕惕若厲」爲句。俞樾以「夕惕」爲一句，「若厲」爲一句。乾乾，不息也。惕，戒懼也。厲，危也。无咎，無禍咎也。⑥德，德行；業，功業。辭，指文教。修辭以立誠爲本；誠不立，則辭不能修，業亦不可居矣。⑦「知至至之」指進德言，盡性至誠，故可以知幾。「知終終之」指居業言，慎終守正，故可以存義也。「幾」上一有「言」字。兩「與」字均作「以」字解。⑧此第四爻辭。⑨九四有「或躍在淵」之象，故或上或下，或進或退。上下非爲邪，進退不離羣，故无咎；而其要則在「及時」。⑩此第五爻辭。此爻如在下面者占得之，則所利見者爲在上之大人；如在上者占得之，則爲利見在下面之大人，如堯得舜，武丁得傅說之類。⑪此言聲應氣求，同類相感，以水火燥溼，雲龍風虎爲喻，而主意則在「聖人作而萬物覩」作，起也。覩，現也。「本乎天……」二句，亦明「各從其類」之義。⑫此第六爻辭。此爻最上，故曰「上九」。亢，高也，極也。⑬此爻有地位過高，志得意滿，與下層隔絕之象，故所釋如此。⑭舍，舒也；一云，止也，次也。⑮此釋卦辭中「用九，見羣龍無首，吉」句。此句總括全卦。乾卦六爻皆「九」，故曰「用九」；六爻皆有龍象（潛見惕躍飛亢皆龍也），故曰「羣龍」。乾元不自用，合衆陽以爲用；聖人不自用，合羣聖以爲用，故曰「无首」。能若此，則「天下治」矣。⑯革，變也。去下體，入上體，故曰「革」。

●天則，天之法則。 ●王引之云：「乾元下當有『亨』字。」「始而亨者也，」即釋「元亨」二字。

●孔穎達正義謂性正而不邪，情則爲性之欲，故釋此句云：「所以能利益於物而得正者，由情制於性也。」姚配中周易姚氏學則謂未發爲性，不免有所偏；發而無節爲欲，發而中節爲情，情乃得正；故釋此句云：「性情者，性而如其情之正者也。」 ●剛，其體健，其用無過不及曰中；無所偏倚曰正，不雜陰邪，故曰純粹；精者，至極之謂也。 ●旁，溥也，徧也；言可以徧通萬物之情也。 ●「時乘六龍，」「雲行雨施，」皆乾卦象辭中語。 ●「日，」當作「曰」；「曰，」言也。俞樾說。

二 尙書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
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作者〕

本篇「伊尹相湯……作湯誓」乃書序；「王曰」以下，方是湯誓本文。書序本合爲一篇，後乃分冠各篇之首。相傳爲孔子作；或云舊史所記。康有爲書序辨僞，直斥爲劉歆僞造。至湯誓本文，究爲何人作，更無從考證矣。

〔題解〕

尚書係雜采古史官所記而成，自唐堯（帝典）至秦穆（秦誓）時代極長，文體亦不一。尚書又有今古文文之別，今文漢伏勝所傳，古文得之孔子壁中，孔安國所傳。今存十三經中者，乃僞古文王肅所造，梅賾所獻者也。本篇爲湯伐桀誓師之文，在今文二十九篇中。

〔注釋〕

●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湯名天乙，契封於商，十四傳而至湯，都亳，爲夏諸侯。
●桀，夏王。桀都安邑，卽今山西安邑縣。廩，山名，卽堯山，亦名雷首山。蓋繞道以攻之也。●鳴條，在今山西安邑北南坂口，與夏縣接壤處，一名高涯原。●王，湯也。湯號武王，見詩長發及史記殷本紀。
●格，來也。●台音怡，我也。稱，稱之借字，舉也。●殛，誅也。●恤，憂也。割，奪取也。正，征也。此設爲衆庶對伐桀事懷疑之辭。●如台，如何也。（段玉裁說）此又設爲衆庶疑問之辭。●率，語辭。遏衆力，謂廢絕農功，割夏邑，謂重斂剝削。●遏衆力，故民怠於農事，重賦斂，故民怨而弗和。●日，指桀；汝，亦指桀，曷，何也。此夏民怨望之辭。●賚，賞賜也。●韻會舉要云：「吐而復吞曰食。」言出而不行，謂之食言。●罪及子孫，謂之孥戮。或云孥本作奴，罰爲奴也。

三 尙書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於爾躬有戮！」

〔作者〕

「武王……作牧誓，亦書序。」時甲子以下，方是尙書本文。書序作者，見尙書湯誓注。武王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見史記魯世家。豈牧誓爲周公作歟？

【題解】

此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尚有秦誓，爲告諸侯及庶民之辭。此但申嚴軍令而已。牧，地名，說文作「毋」，云在朝歌南七十里。或云，牧，郊外也。本篇亦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之一。參閱湯誓注。

【注釋】

● 武王名發，文王子。 ● 戎車，兵車。兩，今作輛。虎賁，勇士之稱。賁同奔。言勇如虎之奔逐也。 ● 受，商王紂名，亦曰受德。一云名辛。受卽紂，音相近也。 ● 甲子指日，昧爽，黎明時也。 ● 杖，一作仗，持也。黃鉞，大斧以黃金爲飾。秉，執也。麾，指麾。白旄，卽逸周書所謂大白之旗。 ● 逖，遠也。西土之人，卽從武王東征者。 ● 冢，大也。友邦冢君，指來會師之諸侯。 ● 御事，猶云治事。下卽舉御事之官。司徒，主徒庶；司馬，主軍旅；司空，主工事；此三卿蓋從征者。亞旅，指諸上大夫，位次於卿，不僅一人，故曰亞旅。師氏，周禮屬地官，居則衛王宮，出則守內列。千夫長，百夫長，師帥、旅帥、卒帥之屬。以下八國，皆蠻夷，從武王伐紂者。 ● 稱，舉也。比，排列也。戈，似戟，矛長似鎗；干卽楯，所以扞蔽者；皆古兵器。 ● 索，盡也。 ● 婦人指妲己，有蘇氏女。 ● 昏，亂也。肆，陳也。弗答，不當也。一說，昏，泯也。蔑也。肆祀，祭名。弗答，置弗問也。王父母，祖父母也。遺王父母弟，指微子箕子等。迪，由也，用也。 ● 允，音軌，亦姦也。 ● 欲，其旅進旅退，不失伍也。 ● 伐，謂擊刺，一

擊一刺，謂之一伐。②虎、貔、熊、熊，皆猛獸。桓桓，勇武貌。③迓，迎也；一作禦，以兵傷人也。克，殺也。言弗殺紂師之奔者，當以爲周之役也。兪樾謂迓當作禦，止也。弗禦二字爲一讀，勉以有進無退也。奔讀如奮。克奔以役西土，言能奮發以從我西土之後，蓋爲友邦及庸蜀諸國人而言。④爾所弗勗，言汝若不勉，爲假設之辭。

四 詩國風 八首

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①在河之洲。②窈窕淑女，③君子好逑。④

參差荇菜，⑤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⑥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⑦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⑧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題解〕

詩三百五篇，相傳經孔子刪定，實爲吾國最早之詩的總集。漢初治詩者有三家，魯詩齊詩韓詩均亡，毛詩晚出獨存。分風雅頌三種。周南列國風之首，解說不一。舊說以爲周公文化南行，故曰周南。關雎爲周南之第一篇，蓋取其首句中兩字爲題。詩既探自民間，其作者有可考者，有不可考者。關雎一篇，卽無從稽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詩序之言，未可盡信；此蓋民間之戀歌耳。

〔注釋〕

- ① 關關，雌雄相應聲。雎鳩，水鳥。
- ② 水中可居者曰洲。
- ③ 窈窕，幽閑貞靜貌。淑，善也。
- ④ 逌，匹偶也。
- ⑤ 參差，不齊貌。荇菜，水中草。
- ⑥ 寤，醒也，思，語詞。服，思也。
- ⑦ 悠，思也。
- ⑧ 采，同採。
- ⑨ 芣，音冒，搯也。

召南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從。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

〔作者〕

列女傳貞順篇以此詩爲申人之女所自作。

〔題解〕

召者，召公奭所封地。詩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注釋〕

●厭，溼意。行道也。

●夙夜行露，喻犯禮。

●女，同汝，指男。

●墉，牆也。

邶風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

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慙，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以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題解〕

邶國，故商邑，武庚以爲都，後併于衛。詩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此蓋棄婦之詞。

〔注釋〕

● 習習，連續不斷貌。谷風，來自大谷之風。● 黽勉，猶言「勉強」。● 葑，非，均菜名。● 下體，根也。

⑤德音，美譽也。 ⑥及，與也。 ⑦遠，離也，憂也。 ⑧「伊，」猶「維。」 ⑨薄，發聲詞。畿，門內也。 ⑩茶，音徒，苦菜。 ⑪齋，蔬類，味甘。 ⑫宴，樂也。昏，同婚。 ⑬涇，渭，二水名。涇，清渭濁。 ⑭湜，湜，清貌，音殖。小渚曰沚。 ⑮以，猶與也。言不屑與我也。 ⑯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者。 ⑰發，亂也。笱，竹器，取魚之具。 ⑱閱，容也。 ⑲恤，憂也。 ⑳方，併二船。 ㉑「亡」通「無」。 ㉒凡民，指親戚鄰里。 ㉓匍匐，手足並行也。 ㉔愴，養也。 ㉕阻，拒也。 ㉖居貨待售曰賈，售，賣去也。 ㉗育恐，生於恐懼之中。育鞠，生於困窮之際。 ㉘顛覆，困頓也。 ㉙蓄，菜乾。 ㉚御，通禦。 ㉛洸，武貌。潰，怒色。 ㉜詒，同貽。肄，勞也。 ㉝「來，」猶「是」也。匪，忽也。

鄘風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是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是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作者〕

詩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公二年左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

〔題解〕

鄘，國名。後併于衛。

詩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注釋〕

- ① 載，發語辭也。
- ② 唁，弔失國曰唁。
- ③ 漕，衛東邑。
- ④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 ⑤ 猶言不能回我之意。
- ⑥ 臧，善也。
- ⑦ 閔，閉也。
- ⑧ 偏高曰阿丘。
- ⑨ 蟲，貝蟲也，可以療疾。
- ⑩ 尤，過也。
- ⑪ 穉，幼稚也。

衛風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題解〕

衛，康叔所封之國。此亦棄婦之詞。

〔注釋〕

●氓，民也。猶言「某人」。蚩蚩，無知貌。●布，幣也。買也。●卽，就也。謀，議婚也。●淇，水名；在河南淇縣。●頓丘，地名，在今河南濬縣。●愆，失也。●將，請也。●乘，登也。塈，音鬼，壞也。●漣漣，垂涕貌。●體，卦兆，咎，凶也。●沃若，光潤貌。●桑葚，桑實也；鳩多食之，則醉。●耽，樂也。●湯，水盛貌。●漸，音尖，溼也。帷裳，以帷障車如裳。●爽，差失也。●罔極，無定則也。●靡，無也。●夙，早；興，起也。●遂，謂得也。●啞，音戲，笑貌。●隰，音習，下溼之地。泮，音伴，涯岸也。●總角，總聚其髮而束之成角，男女未冠笄之時之服飾。●晏晏，和柔貌。●旦旦，猶言怛怛，誠懇也。

王風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題解〕

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王，王城，卽洛邑。

〔注釋〕

- ① 黍，禾屬。離離，垂貌。
- ② 邁，遠行也。靡靡，猶遑遑。
- ③ 搖搖，不定貌。
- ④ 何人，謂何等之人。
- ⑤ 穗，花也。
- ⑥ 噎，咽喉閉塞之貌。

幽風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嘒嘒。

〔題解〕

豳，今陝西境。

〔注釋〕
 詩序曰：「鴟鵂，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鵂焉。」

● 鴟鵂，惡鳥。 ● 鴟鵂攫鳥子而食。 ● 斯，語詞。 ● 鬻，養也。閔，病也。 ● 徹，取也。桑土，桑根。 ● 綢繆，縮造營繕也。 ● 下民，巢下之民。 ● 予，假鳥自稱。 ● 捋，取也。荼，可藉巢之草。 ● 蓄，當作畜，起也。租，當作祖，爲也。 ● 卒，盡也。瘁，病也。 ● 曰，爲也。 ● 譙譙，殺落也。 ● 脩脩，音消消，敝也。 ● 翹翹，危也。 ● 嘒嘒，急也。

五 詩小雅 六首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嘆！
兄弟鬩于牆，外御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題解〕

詩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注釋〕

●常棣，植物名。華，古花字。 ●鄂，同萼。不讀若膚，同跗，花蒂也。韡韡，讀如偉偉，光明也。 ●威，畏也。懷，思

也。⑤哀，聚也。

⑥脊令，鳥名，其性飛搖，失水更甚。

⑦每有，猶言雖有。

⑧况，益也。永，長也。

⑨閱，爭

也。御同禦。務，侮之假借字。

⑩烝，久也；一云衆也。戎，助也。

⑪友生，猶言朋友。

⑫儻，陳也。籩，古食器；豆，

古祭器。

⑬飫，歷也。

⑭具，俱也。孺，若小兒相親也。一云屬也。

⑮翁，合也。

⑯湛，音沈，樂之久也。

帑，同卒。

⑰究，窮也。圖，謀也。

⑱賈，音且，信也。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①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②不遑啓居，

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④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

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⑤曰歸曰歸，歲亦陽止。⑥王事靡盬，⑦不遑啓處。憂心孔疚，

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⑧彼路斯何？⑨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⑩豈敢定

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題解〕

詩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三家詩說以爲懿王時詩。

〔注釋〕

- ① 薇，野菜。作，生也。止，語詞，無義；下同。
- ② 玁狁，亦作獫狁，北狄，漢爲匈奴。
- ③ 烈，同烈，憂貌。
- ④ 聘，問也。
- ⑤ 陽月，十月，見爾雅。
- ⑥ 靡，無也。盥，閒暇也。
- ⑦ 孔，甚也。疚，病也。
- ⑧ 爾，借作藹，盛貌。常常，棣。
- ⑨ 路，乘車。
- ⑩ 業業，壯貌。
- ⑪ 騤騤，強貌。
- ⑫ 依，倚也。倚於車中。腓，辟也。辟於車下。
- ⑬ 翼翼，閑也。象弭，弓弛。

無緣，以象骨爲飾，御者用以解轡。魚服，以魚皮爲矢服。魚，獸名。

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旂矣；建彼旄矣。彼旃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旋歸。赫赫南仲，
玁狁于夷。

〔題解〕

詩序云：「出車，勞還率也。」按率同衛，即將帥之帥。采薇遣戍，出車勞還，杜勤歸，三詩當參閱。

〔注釋〕

● 牧，郊外。 ● 繪龜蛇者曰旒，旒，干旒，飾於旗干者。繪鳥隼者曰旛，旛，旒下垂徐動貌。 ● 況瘁，盡力勞瘁也。 ● 毛公謂王指殷王南仲，文王之臣。魯詩謂王指周宣王。按漢書古今人表，南仲與方叔召虎同列。則此與常武之南仲，當爲同一人。方即朔方，中國北境與玁狁接壤處。 ● 彭彭，馬並駛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貌。 ● 襄，除也。 ● 簡書，戒命也。 ● 嚶嚶，蟲鳴聲；趨趨，蟲躍貌。 ● 仲仲，心悸動也。降，下也。 ● 西戎，文王時有昆夷，宣王時有犬戎。 ● 倉庚，鳥名。蘩，野菜。祁祁，多貌。 ● 訊，審問；謂生禽之敵，執而訊之。獲，一云馘也。馘者，殺敵而馘其耳。醜，衆也。 ● 夷，平也。

白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題解〕

詩序云：「白駒，刺宣王也。」按詩意似慨賢人隱遁，詩以留之。

〔注釋〕

- ① 皎皎，潔白也。駒，幼馬。
- ② 場，圃也。
- ③ 繫，絆其足也。維，繫也。
- ④ 永，久也。蓋留之切而不欲其去也。
- ⑤ 馮，是也。逍遙，游樂也。
- ⑥ 藿，菽屬。
- ⑦ 賁然，光采貌。思，語詞。
- ⑧ 謂「爾宜爲公爲侯」也。
- ⑨ 豫，樂也。
- ⑩ 慎，勿過之意。
- ⑪ 勉，強止之也。遁思，去志。
- ⑫ 芻，餵駒之草。
- ⑬ 遐心，遠遁之心。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罄矣，維疊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以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題解〕

詩序云：「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注釋〕

- ① 蓼，音六。蓼蓼，長大貌。莪，美菜也。
- ② 蒿，賤草。
- ③ 蔚，蒿之粗者。
- ④ 餅，疊，皆酒器。罄，盡也。
- ⑤ 鮮，寡也。
- ⑥ 無父母也。
- ⑦ 怙，恃也。
- ⑧ 恃，依也。
- ⑨ 銜恤，猶言含悲。
- ⑩ 靡至，如無所歸也。
- ⑪ 拊，同撫。
- ⑫ 長，鞠立成長也。
- ⑬ 復，反復，不能暫舍也。
- ⑭ 腹，包藏之也。
- ⑮ 猶言「蒼天不佑」。
- ⑯ 烈烈，高大貌。

飄風，暴起之風。發發，疾貌。

⑤律律，猶烈烈；弗弗，猶發發。

⑥卒，終養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題解】

詩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按詩意似謂年富力強，自當盡力國事，獨慨士風萎靡，燕息湛樂者多，非慘慘畏咎，即好爲風議耳。

【注釋】

①借，疆也。 ②溥，大也，徧也。率，凡也。濱，涯也，邊也。 ③賢，勞也。 ④傍，倅，倅，倅之貌。 ⑤將，壯也。 ⑥旅，衆也。 ⑦棲遲，遊息也。鞅掌，匆忙也。

六 詩大雅 三首

民勞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 ①惠此中國， ②以綏四方。 ③無縱詭隨。 ④以謹無良。 ⑤式遏寇虐， ⑥憯不畏明。 ⑦柔遠能邇， ⑧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 ①惠此中國，以爲民逖。 ②無縱詭隨，以謹懃懃。 ③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④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⑤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 ①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②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③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④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 ①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②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③式遏寇

虐，無俾正敗。①戎雖小子，而式弘大。②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③無縱詭隨，以謹繾綣。④式遏寇虐，
 無俾正反。⑤王欲玉女，⑥是用大諫。

〔題解〕

詩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注釋〕

- ① 汙，危也。
- ② 中國，京師也。
- ③ 四方，諸夏也。
- ④ 詭人之善，隨人之惡。
- ⑤ 無良，小人也。
- ⑥ 式，語辭。
- 遏，止也。
- ① 僭，曾也。
- ② 柔，安也。邇，近也。言安遠方之國而使與中國相親近也。
- ③ 逮，合也。
- ④ 僭，傲。
- 昏亂也。
- ① 休，美也。
- ② 罔，無極，則也。
- ③ 惕，息也。
- ④ 泄，去也。
- ⑤ 醜，衆也，厲，危也。
- ⑥ 正敗，正道敗壞。
- ① 戎，我也。弘，大也。
- ② 賊義曰殘。
- ③ 繾綣，固結貌。
- ④ 正反，反於正也。
- ⑤ 玉女，猶言「好女」。

烝民

天生烝民，①有物有則。②民之秉彝，③好是懿德。④天監有周，昭假於下。⑤保

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入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題解〕

詩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按此詩末云：「吉甫作誦，」故知爲尹吉甫作。

〔注釋〕

- ① 烝，衆也。
- ② 物，事也。則，法則也。
- ③ 秉，執也。彛，常也。
- ④ 懿，美也。
- ⑤ 假音格，至也。
- ⑥ 仲山甫，封樊侯，卽國語之樊穆仲。
- ⑦ 若，順也。賦，布也。
- ⑧ 式，法也。百辟，諸侯也。言爲諸侯之法則。
- ⑨ 纘，迹也。戎，大也。
- ⑩ 發行，行也。
- ⑪ 將，行也。
- ⑫ 若，順也。
- ⑬ 解同懈。
- ⑭ 茹，食也。
- ⑮ 矜，與綏同。
- ⑯ 彊禦，有勢力之人。
- ⑰ 輶，輕也。
- ⑱ 儀，度也；一作義，宜也。
- ⑲ 衰職，王職也。
- ⑳ 祖，將行而祭也。
- ㉑ 業業，強壯貌。
- ㉒ 捷捷，敏貌。
- ㉓ 彭彭，行貌。
- ㉔ 鸞，鈴也。鏘鏘，鈴聲。
- ㉕ 騤，音達。騤騤，強也。
- ㉖ 喈喈，鳴聲。
- ㉗ 式，語助詞。遄，急也。
- ㉘ 穆，和也。

瞻印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鶉爲鴟。婦有長舌，爲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鞠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

心之悲矣。

不克鞏。○ 無忝皇祖。○ 式救爾後！
○ 齖沸檻泉。○ 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

〔題解〕

詩序云：「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注釋〕

○ 卬同仰。昊，大也。 ○ 孔，甚；填，久也。 ○ 瘵，病也。 ○ 屈，極也；止也。謂無有平息也。 ○ 瘵，病癒也。 ○ 收，拘收也。 ○ 說，釋也，謂脫其罪。 ○ 階，始也。此指褒姒。 ○ 寺，同侍，近侍也。 ○ 鞠，窮治罪人也。忮，害也。忒，亂也。始竟，猶始終。譖，讒言。背，違也。 ○ 爲，慝，作惡也。 ○ 如商賈牟三倍之市利，言惟利是圖也。 ○ 刺，責也。富，福也。 ○ 介，大也。逖，遠也。 ○ 胥，皆也。忌，怨惡也。 ○ 弔，善也。 ○ 類，亦善也。 ○ 殄，滅也；一曰盡也。瘵，病也。 ○ 罔，同網。猶云天降罪罟也。優，渥也，厚也。 ○ 幾，危也。 ○ 齖音必。齖沸，泉水湧出之貌。檻泉，泉之正出者。此以喻憂心久蘊，不得不吐。 ○ 藐藐，遠貌。鞏，固也。 ○ 忝，辱也。皇，大也。皇祖，指文王、武王。蓋猶望其能悔改，以期上不致辱祖宗，下可以救子孫耳。

七 周禮梓人

梓人爲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虞。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彫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願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擢網，援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

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縝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作者〕

周禮，相傳爲周公旦作。或云，戰國時人之書。或云，劉歆爲新莽作，而託之周公者。本篇選自補周禮冬官之考工記。考工記之作者，清江永謂爲東周後齊人，因書中提及秦鄭，此二國之立，在東遷以後，而所用

成語，如「終古」「戚速」之類，鄭注以爲齊人語也。

〔題解〕

周禮，本名周官經，劉歆始定名周禮。記官制，分六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也。劉歆校書，始發現，爲古文。據云，河間獻王得之，缺冬官一篇，乃以考工記補之。此篇計「梓人」之工事。

〔注釋〕

① 笱，虞，懸鐘磬之架，橫木曰笱，兩柱曰虞。② 以爲牲者，薦其肉以祭，以爲笱虞者，象其形以爲飾。③ 外骨，鼈屬；內骨，鼈屬。④ 卻行，蚰蜒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⑤ 脰，項也；脰鳴，蛙屬。注，喙也；注鳴，蟋蟀屬。旁鳴，蟬屬。翼鳴，甲蟲發皇屬。股鳴，蚣蟻屬。胸鳴，蝶螈屬。——此據鄭玄注賈公彥疏云爾；若以生物學繩之，殊多未合。⑥ 鄭云：「燿讀爲哨，傾小也。」傾小，謂傾側而小。⑦ 縣同懸。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者，似謂共鳴。⑧ 顧，音肩。顧脰，長項也。⑨ 搏，同圓。⑩ 網同殺。箬同噬。⑪ 之，與也。而，鬚也。⑫ 眡同視。⑬ 匪，采貌。⑭ 鄭注：「觚」當爲「觶」，「豆」當爲「斗」。⑮ 鄭云：「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梓人焉。」⑯ 侯，射侯，猶今云靶子。崇，高也。廣與高等，爲正方形。鵠，侯中之

的。⑤侯，上下各有兩「个」，以布爲之，以支持侯者。上兩個與侯身等長，故曰「與其身三。」下兩個着地，較短，故只取其半。⑥綱，所以繫侯於植之繩；否，侯所以繫之處。尋，八尺。緝，籠綱首者。⑦棲，鷓鴣，綴鷓鴣於侯，若鳥棲也。「春以功」者，言春試射以定慶賞責讓也。（見禮記射義。）⑧「息燕」，謂閒暇時。⑨祭侯之辭，以「侯」字雙關射侯與諸侯，以寓警戒之意。

八 禮記檀弓八則

(一)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我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

是以爲恭世子也。

(二)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三)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子曰：

『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四)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五)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

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蕘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蕘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是爵也！』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六)

戰於郎。公叔禹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之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七)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

也！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八)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作者〕

孔子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也。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禮類有記百三十一篇。戴德所編次者八十五篇，曰大戴記，今殘。其弟戴聖所編次者四十六篇，曰小戴記。東漢馬融傳之，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凡四十九篇。卽今十三經中之禮記也。

〔題解〕

檀弓，人名，孔子弟子。本篇第一則首云：「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疑卽首句取「檀弓」二字爲篇

題爾。本篇分上下二篇，所記皆各具首尾之短篇，今選錄八則。

【注釋】

● 獻公，名詭諸。申生，獻公之長子。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故欲殺申生。● 重耳，即晉文公。獻公之子，申生之異母弟。● 蓋，同盍，何不也。下「蓋行」之「蓋」同。● 獻公伐驪戎，得之。● 驪姬告申生，謂獻公夢齊姜（申生之母），囑祭之。申生既祭，歸胙於公。公出獵，歸，驪姬置毒而獻之。將食，姬謂食自外來，不可不慎。公以食犬及小臣，皆立斃。公謂申生欲弑己，大怒。詳見左傳。● 字伯行，重耳之從祖父，申生之傅，晉大夫，時已致仕。● 「恭」申生之諡。●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寢疾，猶云臥病。病，疾甚也。●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元，申，曾子子。● 華晄，美麗也。簣，今之席，所以薦寢者。● 子晳，孔子弟子。仲由字。除，除喪。● 伯魚，孔子子鯉字。期，周年。● 子夏，孔子弟子卜商字。喪明，目盲也。● 洙，泗，水名。孔子所居，在洙泗之間。西河，魏地。子夏所居。● 知悼子，晉大夫荀盈也。● 平公名彪。● 寢宮，燕居之處。● 相傳謂桀以子卯日亡，故以爲不祥之日。● 太師，掌樂之官。● 宰夫，掌膳之官。● 防，謂禮也。禮所以防閑於未然也。● 觶，音至，酒杯。● 郎，魯地。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北，與滕縣交界處。與齊戰也。左傳作「戰于郊」。事在哀公十一年。● 公叔禺人，左傳作公叔務人。息，歎息。● 左傳作「與

其嬖童汪錡。」
① 未成年而死曰殤。勿殤，謂欲以成人之禮葬之。
② 式，憑軾也。軾，車前橫木。
③ 重，平聲。謂憂傷事多，故云「重有憂」也。而猶「然」也。
④ 夫之父曰舅。
⑤ 蒙袂，以袖蒙面。輯，斂也。履，履也。質質，猶茫茫，目不明貌。

九 禮記學記

發慮憲，
① 求善良，足以諉聞，
② 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
③ 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
④ 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⑤ 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
⑥ 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遂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藏，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

『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作者〕

見禮記檀弓注。

〔題解〕

鄭玄目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人學教之義。」按讀此篇，可見儒家教育理論之一斑。

〔注釋〕

① 慮，憲，皆思也。（俞樾說。）
② 諛，小也。聞，聲聞。
③ 就，謂躬下之體，親也。
④ 君，動詞；君民，謂君長其

民。

⑤ 兌命卽說命，尚書篇名。殷高宗得傳說，作說命終始，自始至終也。典，習也。

⑥ 說命作「數學半」。

數同教。言教人可以益學之半。

⑦ 術，當作「遂」。塾、庠、序、學，皆學校。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⑧ 比年，每年。中年，間一年也。考校，考試。

⑨ 離經，謂斷句讀。辨志，辨別經之旨意。

⑩ 強立，臨事不惑。

不反，不違師教。

⑪ 蛾同蟻，言蟻雖小蟲，亦知時時學習也。

⑫ 皮弁，禮服。菜謂芹藻之屬。服皮弁，以芹

藻祭，言其禮節之隆重。

⑬ 宵雅同小雅。肄，習也。習小雅之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

⑭ 鼓，擊鼓，以集

學士。篋，發篋，以出其書。孫，同遜，恭順也。業，學業。

⑮ 夏楚，木名。扑作教刑，故威以夏楚。

⑯ 禘，祭名。謂視

學當在禘祭之後，使學者優游其志，不急切也。

⑰ 居學，燕居之所學習，猶今之課外研究耳。

⑱ 操縵，

雜弄也。言先學雜弄，然後成曲。

⑲ 博依，廣設譬喻。詩多比興，故先學博依。

⑳ 服事也。雜事，洒掃應對

之類。㉑ 興，喜也。藝，指上樂、詩、禮等言。謂必有興趣，始能樂學也。

㉒ 藏與遊對文，脩與息對文。

㉓ 說

命作「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言必敬其業，孫其志，務及時而敏，其所脩之業乃來也。

㉔ 舊讀

於「畢」，「訊」，「數」作三讀，今從吳澄讀。呻，吟誦也。佔，筭之借字。筭，皆書簡也。訊言，師省問弟子

之言。多其訊言，與上文「時觀勿語」正相反。及，借作汲。數，音索，疾也。速也。汲汲乎速進也。安，卽指上文

「安弦」「安詩」「安禮」言不顧其能安否也。

㉕ 佛，拂之借字，逆也，與「悖」同義。

㉖ 隱，病也。

患也。疾，怨恨也。⑤刑，成也。⑥陵節，卽躐等。孫，順也。⑦燕，褻也。此二語卽上文「安學親師，樂友信

道」之反。⑧言只加誘導而不加牽逼，強其意志而不加抑制，開發大義而不強之，事事必能通達也。

⑨貪多務得，則失之多；囿其見聞，則失之寡；見異而遷，過求速效，則失之易；畫地自限，株守一隅，則失之止也。⑩夏商周爲三王，加虞爲四代。⑪古之祭，必有尸，以人代表其所祭之祖宗。⑫庸之，稱其

功也。⑬見其父治金補器，故能補綴獸皮而學爲裘；見其父撓角揉榦，故能撓曲竹柳而學爲箕。此言

兒童模仿性之大。⑭小馬繫於車後隨行，使模仿老馬之駕車也。⑮物，事也；醜，亦比也。⑯五官，耳

目口鼻心也。⑰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弟子於師，心喪而無服，故曰「師無當於五服」。⑱

言河爲源，海爲委也。喻初學之教，爲一切之基本。

一〇 公羊傳晉伐虢

獻公○朝諸大夫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

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

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

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作者〕

公羊高，齊人，子夏弟子，作春秋傳。至漢，其玄孫壽始錄爲書，曰春秋公羊傳。胡毋子都傳之。與左傳、穀梁傳、稱「春秋三傳」。

〔題解〕

本篇見公羊傳魯僖公二年。晉，姬姓國。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其子燮父，徙于晉，因改國號曰晉。虢亦姬姓國，文王弟仲所封。後徙上陽，曰南虢。

〔注釋〕

●晉獻公，名詭諸，武公子。 ●荀息，晉公族，食邑於荀，因以爲氏。息字叔，時爲大夫。 ●虞，姬姓國，仲雍之後，虞仲所封。郭，卽虢。 ●屈產，晉地，產名馬。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產泉。 ●垂棘，地名，產美玉。 ●宮之奇，虞大夫。

一一 公羊傳趙盾諫晉靈公

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 ●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闥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闥？」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

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闥，則無人闥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闥，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自刎頸而死。

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

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刃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蹶①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蹶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踈②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鼓甲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者。

〔作者〕

見公羊傳晉伐虢注。

〔題解〕

本篇節自公羊傳宣公六年。（按春秋經及左傳，此事均在魯宣公二年。）靈公名夷臯。趙盾，晉大夫。

〔注釋〕

- 內朝，便殿也。
- 閨，宮中小門。
- 擊，旁擊頭項。
- 作，變色也。
- 愬，驚貌。
- 佗然，壯勇貌。
-

蹠，不拾級而行，言不暇從容也。①「周狗」可以指揮如意之狗。②踐，以足踢之。③桑之一種。

④猶言吾君爲誰與此甲兵。

一二 穀梁傳晉伐虢

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

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

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云：「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歟！』挈其妻子以奔曹。

獻公亡統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作者〕

穀梁赤，魯人，子夏弟子。或云名淑，字元始；或云名俶；或云名賓，名喜。作春秋穀梁傳。

〔題解〕

本篇見穀梁傳魯僖公二年。餘見公羊傳晉伐統注。

〔注釋〕

參看公羊傳晉伐統注。

● 言宮之奇自少長養於虞君。
● 曹，姬姓國，武王弟振鐸所封。
● 公羊傳左傳記此，爲荀息語，與此異。

一三 穀梁傳齊國佐盟晉師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闔[○]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於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爰婁[○]。

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獻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獻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

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齊土也。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作者〕

見穀梁傳晉伐虢注。

〔題解〕

本篇選自穀梁傳魯成公元年及二年。

〔注釋〕

●魯大夫，諡文子。

●諡獻子。

●諡桓子。

●左傳作「公子首」，僕，駝背。

●御，爲之駕車。

●左

傳作蕭同叔子，云卽齊頃公之母。此以蕭同姪子之母爲頃公母，與左傳異。

●胥闔，齊之里門。

●四

人皆魯大夫。

●鞶戰始末，左傳記之甚詳，可參看。

●爰婁，齊地。

一四 左傳趙盾諫晉靈公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廌●熊蹯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入，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癸●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

食。與肉，置諸囊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鬻桑之餓人也。」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作者〕

左傳舊題左丘明作，釋孔子春秋經，亦曰左氏春秋。先儒謂孔子作春秋爲素王，左丘明爲素臣。左丘明，魯太史。後失明，故又稱盲左。春秋三傳，惟左傳爲古文，劉歆校書，始發現，故今文經學家謂左丘明所作。只國語，卽有左氏春秋，亦非春秋經之傳云。

〔題解〕

本篇選自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名夷臯。趙盾，晉大夫。

〔注釋〕

●厚斂，重稅也。重收民稅以爲彫飾牆壁之用。●辟，同避。●膈，音而，煮也。●士季卽隨會，晉大夫。
●謂會三止於庭，而靈公佯爲不見，進至簷溜之下，而後視之也。●宣子，趙盾之諡。●鉏麇，晉之力士。
●右，武士執兵居戎車之右者。●嗾，使犬也。獒，犬之大者。●首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
●翳，陰也。●箔，盛飯之竹器。●介，介冑之士。

一五 左傳齊晉鞏之戰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鞫居。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

①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

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其餘勇！』

癸酉，師陳於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丑父寢於鞞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

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①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②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③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④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⑤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⑥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以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作者〕

見左傳趙盾諫靈公注。

〔題解〕

本篇節選左傳魯宣公十七年，成公二年。齊，姜姓國，太公望所封。晉，姬姓國，唐叔虞之後。鞏，齊地，卽歷下，今屬山東濟南。

〔注釋〕

●晉景公，名孺。●郤克，晉大夫，即駒伯，諡獻子。●頃公，名無野。●龍，魯地，在今山東泰安縣西南。

●巢丘，魯地。●衛侯，穆公，名速。孫良父等四人，皆衛大夫。●鞠居，衛地。●新築，衛地。●曲縣，

軒縣也；繁纓，馬飾也；皆諸侯所御。●臧宣叔，魯大夫，臧孫許也。●言此爲晉楚城濮戰時之兵額。城

濮之戰，在魯僖公二十八年。●士燮，晉大夫范文子也。●欒書，晉大夫欒武子也。●韓厥，晉大夫

韓獻子也。●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莘，齊地。●靡笄，山名。●華不注，山名。●子輿，韓

厥之父。●銳司徒，主兵器者，即指下文所云之辟司徒。●賓媚人，齊大夫國佐也。紀獻，紀國之玉甌。

●詩大雅既醉語。●詩小雅信南山語。●四王，禹、湯、文、武。●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

●詩商頌長發語。「布政」詩作「敷政」。●汶，水名。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三帥，郤克、士燮、

欒書也。周制以「命」爲官之等級。

一六 左傳呂相絕秦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大有造於西也。』

『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

『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

我蠡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

「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作者〕

見左傳趙盾諫靈公注。

〔題解〕

本篇見左傳成公十三年。呂相，晉大夫，魏錡子，封於呂，名也。成公十一年，秦晉盟於令狐，秦桓公歸而背盟，故使呂相絕之。篇中事實，於晉多虛飾，於秦多厚誣，詞令之妙，固外交上之雋品也。

〔注釋〕

● 晉厲公，名州蒲。● 昏，古婚字。秦穆公任好之夫人爲晉獻公詭諸之女。● 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殺太子申生。文公重耳，惠公夷吾，皆獻公子，亦均以見伐出亡。● 無祿，不幸也。卽世，猶云逝世。獻公死，奚齊卓子，均爲里克所弑。● 魯僖公九年，秦納夷吾於晉。僖公十五年，秦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後仍歸之韓原，在今陝西韓城縣南。一說，當在今山西河津萬泉之間。● 集，成就也。惠公卒，子懷公圍立。僖公二十四年，秦納重耳於晉，亂始定。● 擐，貫也，穿也。● 胤，嗣也。● 疆場，邊境也。● 僖公

三十年，秦晉圍鄭。秦私與鄭和，先還師。○襄公名驪，文公子。○嶠，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僖公三十二年，秦師伐鄭，經嶠，迭，侵犯也。○保城，晉地。○秦師至滑，鄭商人弦高犒之。秦以鄭已有備，滅滑而還。滑，姬姓國，都費。費，今山東費縣。○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還，晉要擊之於穀，敗之。○初，楚鬬克囚於秦，秦釋之，使歸求成。見左傳文公四十年。○楚成王爲太子商臣所弑，事在文公元年。○秦康公名，晉之甥。晉靈公名，襄公子。○指襄公卒後，秦送公子雍於晉。雍，文公次子。但雍之歸，係晉人以靈公少，欲立長君，故使先蔑士會往秦召之。○晉人又決立靈公，乃拒公子雍，敗秦師於令狐。見左傳文公七年。令狐，在今山西猗氏縣。○河曲，在今山西永濟縣。涑川，在今山西夏縣西。王官，在今山西虞鄉縣南。羈馬，在今山西永濟縣。文公二年，秦伐晉，取王官。十二年，又伐晉，入河曲及羈馬。晉禦之河曲，秦師夜遁。○君，指秦桓公，立於魯宣公四年。○晉景公名黑臀，立於魯宣公二年。○狄難，指魯宣公五年伐潞事。晉景公姊爲潞子之夫人，酈舒爲政而殺之。晉遂伐潞，滅之。潞，赤狄別種也，故曰狄難。河縣箕郛皆晉地，在今山西祁縣。○聚，謂屯師以抗秦也。魯宣公十五年，秦伐晉，魏顆敗之於輔氏。輔氏，在今陝西朝邑西北。○白狄，居北狄之西，與秦地同屬雍州。○秦三公，穆、康、共也。楚三王，成、穆、莊也。○不穀，四夷君長自稱之詞。按左傳，楚王自稱，恆曰不穀。○諸侯自稱曰寡人。○執事，供使令之人。不敢

直指秦君，故曰執事。後因用爲稱人之敬詞。

一七 國語越語上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旣至，必求之。今君王旣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

從君之師徒，惟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勾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

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

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鑿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餽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
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

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羌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

令乎吾請達王甬 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作者〕

國語，書名，舊題左邱明作。記春秋時事，分國編纂。今本二十一卷。

〔題解〕

越，國名。夏少康封其庶子，號曰無餘。傳二十世，至允常。句踐，允常子。後又六傳，至無疆，滅於楚。參看史記 越句踐世家。

〔注釋〕

● 句踐，越王。父允常，爲吳王闔閭所敗。句踐敗闔閭而雪其辱。闔閭子夫差，復報越，困句踐於會稽。棲山處也。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南。●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此泛指軍隊言。● 子姓，謂衆子孫也。號令三軍，親而呼之，故曰父兄昆弟。子姓耳。父兄，長於己者；昆弟，年相若者；子姓，幼於己者。● 文種，

楚人仕越。後句踐賜劍令自殺。⑤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紵。⑥成，平也。行成，謂乞和也。⑦下女字，動

詞，以女妻人也。⑧左右之，猶云指揮之。⑨偶，倍也。致死，則一可敵二人，故上云五千人，下云萬人。

⑩子胥，伍員字。子胥本楚人，楚平王殺其父奢，乃奔吳。爲吳王闔閭謀士。夫差，闔閭子。子胥諫，不聽，後被

夫差所殺。⑪三江，浙江，浦陽江，松江。⑫上黨之國，指中原上國。⑬太宰，官名。嚭，伯嚭。楚人，楚靈王

殺其父伯州犂，嚭奔吳。吳亡後，爲句踐所誅。⑭執讎，結仇也。⑮前馬，前驅在馬前也。⑯句無，韋昭

注「諸暨有句無亭」，今諸暨縣，屬浙江。⑰禦兒，今浙江崇德縣東南有語兒溪，卽古禦兒鄉也。⑱

鄞，故城在今浙江奉化縣東。⑲姑蔑，故城在今浙江龍游縣北。⑳免，說文作𠄎，生子免身也。㉑母，

乳母也。㉒當室者，嫡子也。釋其政，謂免其役事也。㉓支子，庶子也。㉔舖，與哺通，以食予人也。歎，以

飲予人也。㉕節，有節度之謂。㉖旅，衆也。旅進旅退，共進退也。㉗囿，笠澤。一云太湖，一云松江。㉘

沒，地名，今地未詳。㉙甬句東，卽今浙江定海縣。㉚壹飯，謂年長於句踐也。㉛宸字，猶云庇覆。

一八 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已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①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②

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③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作者〕

論語爲孔子死後，其弟子以所記孔子生前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編集而成。作者不詳，或云出於曾子門人之手。

〔題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見論語先進篇。四人皆孔子弟子。子路，仲由字；曾皙，名點；冉有，名求；公西華，名赤。

〔注釋〕

●「毋吾已也」戴望論語注云：「已，止。女毋以吾長，故止不言也。」
●率爾，輕舉貌。
●攝，按讀「攝響之攝」。漢書霍去病傳：「攝響者勿取。」
●因，襲也。
●如，猶與也。
●俟，待也。
●宗廟之事，謂朝聘也。
●會同，戴注：「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朝聘在朝，會同則爲壇於國外。」
●章甫，元也。
●鏗爾，餘音未盡，聲鏗然也。
●撰，具也。
●舞雩，古求雨之祭，爲壇，師女巫而舞，故謂之「舞雩」。
●女巫早暎則舞雩是也，後因以名其地。
●與，猶許也。
●封國曰邦。

一九 論語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三章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

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耒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

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作者〕

見論語子路侍坐章。

〔題解〕

此三章選自論語微子篇。

〔注釋〕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者。●辟，同避；下同。●長沮桀溺，人名，並耕也。●津，濟渡處。●執輿，執車轡也。子路下車，故孔子自執轡也。●辟世，隱居之士，桀溺自謂。辟人，謂不與小人同流合汙者，指孔子。●糞，覆種也。輟，止也。●荷，負也。篠，竹器。●芸，去草也，同耘。●食，音嗣。予之食也。見，音現，使之見也。●丈人，令二子見子路，故知其不廢長幼之節。

二〇 管子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

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法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飭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膏；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爲政之寶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

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上。

右士經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

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①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立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②緩者後於事，蚤於財者失所親；③信小人者失士。④

右六親五法

〔作者〕

管夷吾，字仲，春秋時齊人。初事公子糾。公子糾與小白爭國，敗死。小白立，是爲桓公。仲被囚，以鮑叔牙薦，相桓公，霸諸侯。史記有傳。

〔題解〕

管子，管仲撰，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其書以富國安民爲旨。牧民爲管子第一篇。管子治國之道，讀此可見一斑。

〔注釋〕

●辟，同開；舉，盡也。●服，行也。度，法度。●四維，卽禮義廉恥。●祇，敬也。古代國家必祭山川之神。

●房玄齡注云：「恭承先祖之舊法。」按舊謂故舊。故下文云「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孝對祖言，悌對舊言。●房注云：「嘗當爲姦。」方苞云：「嘗，民飢而食草也。」●量，度也。●房注云：「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者刑簡。」按璋借爲璋，同障；言不塞此兩原，則妄淫生而刑繁矣。●陋，民愚。言愚民無知，當以神道設教。●房注云：「校，效也。」上校，校君上所爲。●房注云：「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興，王念孫校云，當作「行」。●言平時能使民佚樂，則國家有事，民亦爲之憂勞也。下三句同。●錯，同措，置也。涸亦竭也。●儉，苟且也。一世，猶云一時。謂不苟取一時之近利。●復，卽論語「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之復，謂可復按，故曰「不欺其民。」朝令暮改，則不可復矣。●房注云：「士，事也；經，常也。」●此言所見者近，故有所親私，或囿於家族，或囿於鄉土，或囿於邦國，而曰爲鄉，爲國，爲天下，終不可爲也。●房注：「以家爲家，一親；以鄉爲鄉，二親；以國爲國，三親；以天下爲天下，四親。」●同生者，一家之人。母者禁之之詞。言勿以鄉爲不同家也，遠者將不汝聽也。下同此。此謂須去家族鄉土等狹小的觀念也。●此謂人君之節，當如地如天，如日如月，無不覆載，無不照臨，復何所私，何所親乎？房注於「何私何親」下云，「五親也；」「唯君之

節「下云，「六親也。」

◎言民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

◎道，同導。

◎房注云：「一法也。」

◎

房注云：「二法也。言堂堂事而令滿，取其露見不隱蔽也。」

◎房注云：「三法也。」

◎房注云：「四

法也。」◎吝，吝也。◎房注云：「五法也。」

二一 墨子非攻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裳，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

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

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⑥

〔作者〕

墨子，名翟，魯人（從孫詒讓說），曾爲宋大夫。生年差後於孔子。其說以兼愛爲主，孟子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者也。著有墨子。

〔題解〕

墨子今存五十三篇。非攻有上中下三篇。今選上篇。本書魯問，墨子語魏越曰：「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非，猶譏也。蓋爲反對侵略而發。

〔注釋〕

① 種果曰園，種菜曰圃。② 攘，盜也。③ 此句據孫詒讓校增。④ 茲，古滋字，益也。⑤ 「仁」字依孫校當刪。⑥ 「也」字，王念孫以爲衍字。拙卽拖，亦作挖，奪也。⑦ 「不義」二字，依畢沅校增。⑧ 情，誠也。⑨ 「必」「爲」二字，從畢校增。⑩ 「也」字，依孫校刪。

一一二 墨子非命下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不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

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

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其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其力也。

然今執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以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馭、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

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

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必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衆遇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

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命而不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增，用喪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商。

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辱氓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拊布練，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夫

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⑤下以持養百姓，^⑥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扞，^⑦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⑧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作者〕

見墨子非攻注。

〔題解〕

此墨子反對定命論之說也。本書魯問篇云：「國家喜音沉澹，則語之非樂非命。」蓋信定命論者，往往

一切委之於命，不知振作也。非命凡三篇，此爲下篇。

〔注釋〕

●子墨子，弟子於師，不但稱其姓氏曰某子，且於其上更加一「子」字。●「不」原作「必」，依樾墨子平議改。「不可而」，不可以也。「儀」，準的也。●「運鈞」，陶者所用之轉盤。「立朝夕」，度東西也。謂置測景器於轉盤之上，欲以正東西而測朝夕，乃爲不可能之事也。●「有」字依畢沅經訓堂墨子註增。●「請」與「情」通，實也。●「存乎」，猶言「在於」。●「令問」，同令聞，善譽也。●「其」，依下文增。●「功」，治也。●「其」，依上文增。●「執」，原作「天」，依萬曆本改。●「以若」，原作「若以」，依孫星衍說改。●「而」，讀如「能」。●「辟」，同「僻」，邪僻也。●「毆」，古「驅」字。「畢」，以網掩雉兔也。「弋」，以繩繫矢而射也。●「罷」，同「疲」。●「親戚」，父母也。●「必」，原作「又」，依上文改。●「作」，創作運命之說也。「人」，依畢校增。「術」，同「述」。●「遇」，本作「遲」，依王念孫說改。「遇」與「愚」通，言此有命之說，皆足以疑衆愚朴。「朴」，謂質朴之人。●「焉」，於也；猶言「存於何書」。●「總德」，逸書篇名。●「著」，讀爲「若」。「允不若」，信不順也。●「命」，原作「民」，依王景說改。「而」，同「爾」。

「葆」同「保」。④「既」、「无」之假字，同「無」。謂不自防止其凶心。⑤書篇名「告」卽「誥」。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⑥「布命」二字，依上中兩篇增。言矯託天命，以布命於下民也。⑦「式」用也。「增」讀爲「憎」。惡也。謂帝用是憎惡之也。⑧「喪」原作「爽」，依上篇改。⑨詐稱曰「矯」。謂本無所謂命，而彼乃強以爲有，故謂之「矯」也。⑩「曰」字上本有「於去發」三字，依陳柱說刪。⑪「惡乎」猶言「何者」。⑫「有」與「右」通，祐也。言天祐助有明德之人，其事甚彰著也。⑬殷王，指紂。⑭「常」讀爲「尙」，與「右」同義。「九有」九州也。⑮「祝」斷也。謂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⑯「商」本作「帝」，依莊、陳校改。⑰「尙」與「上」通。「皆無之」謂皆以命爲無也。⑱「喉」本作「唯」，依王說改。「氓」、「嚼」之略字，與「叻」同，口邊也。⑲「怠」上本有「息」字，今依畢校刪。⑳「叔」與「菽」通。其上本有「升」字，依王說刪。㉑「以」字依上文增。㉒「絲」本作「統」，依畢校改。「捆」本作「捫」，今改，義同「細」。「縲」本作「終」，依王說改。㉓「雖毋」同「唯夫」。「黃若」猶言「假如」。㉔「使」從也。㉕「持養」本作「待養」，依王說改，保養也。㉖「雖」同「唯」。「失」本作「共」，依王說改。「扞」同「損」。㉗「不可不強非」五字，依王說增。「強」力也；謂有命之言，不可不力非之也。

二三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

死地，則牛羊何擇焉？^①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②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③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④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⑤曰：「否。」^⑥「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⑦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作者〕

孟軻，字子輿，（一云子車。）鄒人，受業於子思（名伋，孔子孫。）之門。嘗周遊列國，以仁義說諸侯。所如不合，退而與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有傳。

〔題解〕

本篇爲梁惠王上之末章，讀之，可見孟子之政治主張。齊桓公，名小白，用管仲鮑叔牙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名重耳，用趙衰狐偃等，霸諸侯。春秋五霸，以桓文爲最盛。

〔注釋〕

① 齊宣王，田氏，名辟疆，戰國時齊君。② 無以，卽無已。王，對霸而言；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霸。③ 鑄鐘成，殺牲以祭，謂之釁鐘。④ 殼棘，恐懼戰慄貌。一說「殼棘若」猶云「殼棘然」，若字當屬上讀。⑤ 愛，惜也。⑥ 隱，痛也。擇，別也。⑦ 所引見詩經小雅巧言。⑧ 戚戚，心有所動之貌。⑨ 復，告白也。

③三十斤爲一鈞。④許，信也。⑤折草木之枝。一說，謂按摩，折手足。解疲肢也。⑥所引見詩經大雅思齊。刑法也，正也。寡妻，嫡妻。御，治也。⑦權，稱錘；度，丈尺。此作動詞用。⑧便嬖，便佞嬖幸之人。⑨辟，同關。莅，臨也。⑩若，如此也。⑪辟，同僻。⑫罔，欺罔。一云，罔民謂猶張羅網以陷民於罪。⑬庠序，學校也。殷曰庠，周曰序。頽白，鬢髮斑白者。⑭黎民，平民。

二四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①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②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③遠矣。』曰：『是不難，告子④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黜⑤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⑥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⑦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⑧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⑨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

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旣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作者〕

見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題解】

本篇爲公孫丑上之第二章，孟子自述其修養工夫在「知言」「養氣」二事。

【注釋】

- 公孫丑，齊人，孟子弟子。 ● 加，猶居也。言居齊卿相之位，不異，言不足怪異。 ● 孟賁，古勇士，衛人。
- 告子，孟子同時人，曾與孟子論性。或云名不害，孟子弟子。 ● 北宮黝，古勇士，或云齊人。 ● 不膚撓，不目逃，謂刺其膚，不撓卻，刺其目，不眇避。 ● 褐，麤毛布，賤者所服。寬博者，貧人衣僅一襲，故卽當寬大也。下「褐夫」義同。 ● 嚴，畏也，尊也。 ● 孟，姓；舍，名；施，發語聲。舍亦古勇士。 ● 指孔子弟子曾參也。 ● 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 ● 子襄，曾子弟子。 ● 縮，直也。慄，懼也。不慄，謂不驚懼之也。 ● 言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 ● 蹶，顛躓，趨走也。 ● 餒，飢也。言無此氣，則儒怯，欲然自覺空虛也。 ● 集義，猶云積善。事事皆合於義，則涵養既久，心無愧怍，浩然之氣自生於中，襲掩而取之，言非只由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 慊，快也，足也。言行不合義，則於心欲然不快也。 ● 正，預期也。言養氣者，必有事於集義，但勿預期其效；當勿忘其所有事，但又不可冀速成而助其長也。倪思云：「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誤。」 ● 揜，拔也。 ● 芒同茫；芒芒然，無知之貌。 ● 誠，偏陂也。有所蔽，故偏。 ● 淫，放蕩也。有

所陷溺，故放蕩。

①邪，僻也，不正也。離，謂不合事理。

②遁，逃也。窮，謂無可逃遁。

③宰我，名子；子貢，端

木賜字；冉耕，字伯牛；閔損，字騫；顏淵，名回；皆孔子弟子。

④子游，言偃字；子張，顛孫師字；亦孔子弟子。

⑤伯夷，商末孤竹君之子，與弟叔齊均因商亡，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伊尹，湯相，佐湯伐桀。⑥班，齊等也。⑦有若，孔子弟子。⑧行潦，道上無源之水。⑨班，齊

二五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

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①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②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作者〕

見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注。

〔題解〕

本篇選自滕文公下。讀之，可以見孟子對於儒家所謂異端之楊墨的態度。

〔注釋〕

① 公都子，孟子弟子。② 天下之生，謂自有生民以來。③ 營，居也；窟，穴也。④ 「洚水警余。」此尚書

大禹謨之文。洚水，即洪水；洪，大也。⑤ 菹，澤之生草者。亦作沮。下溼之地，草萊潦水相與浸淫，故蛇龍以

爲窟穴。⑥ 奄，東方大國。黨於紂者，武庚之叛。奄實主之。周公伐商，踐奄，奄土既平，乃命伯禽受封於魯。

魯故奄地。今山東兗州曲阜縣東二里有奄城，亦曰奄里，或稱奄中，即其地也。⑦ 飛廉，史記秦本紀作

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①滅國五十，見逸周書世俘篇。②「

丕顯……」六句，尚書君牙之文。丕，大也。言文王大明王道，武王克繼前業，謀成功就，均足以佑啓後人，

使率於正而無斯須之憾。③春秋褒貶予奪，立一王之法，故曰天子之事。④楊朱，一曰字子居，著述

不傳。今列子有楊朱篇，尙可見其學說之一斑。墨子名翟，其書尙存。⑤「戎狄是膺……」三句，詩魯

頌閟宮之文。膺，擊也。荆卽楚，舒亦國名，後爲楚所滅。⑥誠行，邪行。

二六 莊子逍遙遊

北冥①有魚，其名爲鯤。②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③是鳥也，海運④。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⑤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⑥三千里，搏扶搖⑦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

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

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穢，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絙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絙，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絙，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爨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作者〕

莊周，戰國宋之蒙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嘗爲漆園吏。楚威王使人聘之，不就。著莊子。唐以後稱爲「南華經」。史記有傳。

〔題解〕

逍遙遊，爲莊子內篇之第一篇。「逍遙遊」者，謂逍遙乎萬物之外，任自然而遊也。蓋能無名、無功、以至無己，故能以無用爲大用，而遊於物外。此道家之旨也。

〔注釋〕

●北冥，北海也。「冥」又作「溟」。●鯀，本作魚子解，莊子蓋以至小爲至大。或疑「鯀」當作「鯨」。●言翼大若雲垂天旁。●運，行也。●齊諧，古書，志怪異者。或云人名。●水擊，卽擊水。●上行之風曰扶搖，搏，圓也；言圓飛而上，若扶搖也。或云搏，聚也；聚風力而上也。一說搏當作搏，擊也。●野馬，謂春日澤中之水氣，如奔馬者。●膠，黏着也。●培，讀如憑，藉也。培風，卽乘風之意。●天闕，挫折阻

礙也。⑤ 蜩，即蟬也；鶯鳩，即斑鳩。⑥ 決，疾也。槍，猶集也。枋，即檀木。⑦ 莽蒼，即郊野。⑧ 果然，飽也。

⑨ 宿春糧，謂備隔日之糧。⑩ 朔，舊曆月之初；晦，月之末。惠姑，即螽蛄，小蟲也。⑪ 棘，湯時賢人。⑫ 「鷄」亦作「鷄」，雀也。⑬ 而，能也；徵，信也。⑭ 宋榮子，即宋鈞，孟子作宋牼。⑮ 竟，同境。⑯ 數數，然，迫促之意。⑰ 列子名禦寇，鄭人。⑱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辯，變也。⑲ 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之，不受而逃。⑳ 爝，亦作燠，炬火也。㉑ 鷦鷯，桃雀。㉒ 偃鼠，廣雅作鼯鼠，地鼠也。㉓ 肩吾，連叔人名。㉔ 接輿，楚人。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云云。㉕ 逕庭，過激也。一云，相去甚遠之意。㉖ 淖約，柔好貌。㉗ 時，是也；女，即汝字。其言，指上句「知有聾盲」，猶是汝之狂而不信也。㉘ 斲，求也。㉙ 弊弊，經營貌。㉚ 章甫，殷冠。㉛ 惠子名施。㉜ 瓠，即葫蘆，可用以爲器。㉝ 瓠落，不能多容物也。㉞ 呬，應作枋，空貌。㉟ 龜，爲鞍之借字，音居倫反。龜手，手上凍裂也。㊱ 泝，浮貌。泝，漂也。統，音績，絮也。即漂絮也。㊲ 蓬心塞而不通，此借以喻人。㊳ 敖同遨，俟遨遊之物而食之。㊴ 跳梁，即跳跟。㊵ 「不辟」之辟，即避字。「機辟」之辟，繫之借字，網也。

二七 莊子馬駢

馬：蹠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闌。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斃暨爲仁，踳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己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鷲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作者〕

見莊子逍遙遊注。

〔題解〕

本篇爲莊子外篇之一，即取首句二字爲題。道家之旨，在自然無爲，讀此可見一斑。

〔注釋〕

①「足」一本作「尾」。陸，跳也，字本作「吳」。②義臺，高臺；路寢，大寢。③伯樂，古之善馭馬者。
 ④維，讀作銘，亦作劓。「刻之維之」謂剔去毛甲也。⑤羈，勒也；轡，絆也；卓，擗也。⑥檄，馬銜。策同策。
 ⑦埴，黏土。⑧命，名也。天放，任自然者。⑨填填，質重貌。顛顛，專一貌。⑩盤躓，踉跄，皆疊韻連語，行動
 拘束之貌。一云踳蹶以赴之狀。⑪澶漫，猶浪漫；摘僻，謂繁瑣；皆疊韻連語。⑫五色，青黃赤白黑。⑬
 五聲，宮商角徵羽。⑭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亡射。⑮靡同摩。⑯衡，車前橫木。扼，加於馬頸
 者。⑰月題，加於馬額者，其形如月。⑱介倪，猶睥睨。闔，曲也；驚曼，抵突也；言曲其頭以抵突也。詭銜，吐
 其銜；竊轡，脫其籠頭。一說，介倪，加甲也；闔扼，困厄也；驚曼，遲重也。言馬知加甲而氣塞厄，行遲重，故決銜
 絕轡也。⑲赫胥氏，上古帝王。⑳縣同懸。跂同企。言高懸仁義以爲跂望之的也。

二八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
 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①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②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③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⑤

〔作者〕

見莊子逍遙遊注。

〔題解〕

本篇爲莊子內篇第三篇。論養生之道，在順自然。讀此，可見莊子人生觀之一斑。

〔注釋〕

① 絲，順也；督，中也；經，常也。 ② 跣，以膝扣之。 ③ 春音胡麥反，皮膚相離之聲。 ④ 騶，刀解物聲。 ⑤ 桑林，舞樂名；經首，堯之樂章。 ⑥ 天然之腠理。 ⑦ 郤，肌理之間郤；竅，骨節之空處。 ⑧ 技，當作「枝」。枝經，指大小脈絡。肯綮，筋骨交結處。輒，輒結骨也。言批郤導竅，雖枝經肯綮亦未嘗遇，况大骨乎。 ⑨ 族，交錯聚結處也。 ⑩ 惡，平聲，何也。介，一足也；一說，孤介。 ⑪ 有與，兩足並行也。一說，此謂衆人貌若有與，而天之生此人，則使獨往獨來。 ⑫ 斲，求也。樊，樊籠。 ⑬ 老聃，李耳。失音逸。宋本作「佚」。號，有聲而無淚也。 ⑭ 帝，天也。以生爲懸，以死爲解，此道家同生死之妙諦。 ⑮ 爲，取也。指窮於取薪，則有所不給；不若火之自傳，忽然不知薪之已盡。此俞樾說。舊解謂後薪繼前薪，薪非故薪。而火則傳，以喻形骸皆雖，而精神常存。

二九 商君書更法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

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化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道而霸。故知者

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備器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夏商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悵，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①

〔作者〕

公孫鞅，衛之庶公子。因秦孝公之寵臣景監見孝公，說以變法。孝公用之，秦遂富強，封以於商，號曰商君。孝公卒，子駟立，是爲惠文王。鞅嘗刑其傅公子虔，乃告鞅反，卒被車裂。史記有傳。

〔題解〕

商君書二十六篇，商鞅撰。漢志入法家。更法爲第一篇，即記鞅與甘龍、杜摯辯變法之事。史記商君傳略采其文，更改也。更法，即變法也。

〔注釋〕

① 孝公名渠梁，獻公子。平晝，平居計劃國事也。② 甘龍、杜摯，皆秦大夫。御，進御也。言三人皆在君前。③ 錯同措。主長，主其所長。④ 易民，謂改易民之俗習。⑤ 溺，沉溺。⑥ 制，猶守也。⑦ 悛同悛，同吝，吝也。窮巷之士，謂所見不廣也。曲學，囿於一曲之學。⑧ 「墾草令」爲商君變法之第一事。商君書第二篇即墾令也。

三〇 荀子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

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①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

也。所立者然也。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妄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螞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①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②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

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奠以編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

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躑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作者〕

荀況，趙人。時人尊之，號曰荀卿。漢人多稱之曰孫卿者，荀孫音近，猶荆卿亦稱慶卿也。戰國大儒，孟荀並稱。荀子嘗遊學於齊，三爲祭酒。後仕楚，爲蘭陵令，卒於楚。

〔題解〕

荀子三十二篇，劉向所定。漢志諸子略儒家既錄孫卿子，詩賦略又載孫卿賦。今荀子有賦篇，其僅存者。本篇述爲學之要，亦爲儒家之論。

〔注釋〕

●于越猶於越，一作「干越」，非。于越在南，夷貊在北。●詩小雅小明。●共同恭景，大也。●漸漬也，浸也。滌，溺也。●蠖，蚯蚓也。●詩曹風尸鳩。●瓠巴，人名。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
 伯牙，人名，亦善琴者。仰秣，謂方食芻秣，亦仰聽也。●禽犢，所以爲贄，饋贈之物也。●嘖，多言也。
 言記先王故事而不切近於人。●其文簡約，不能速曉也。●詩小雅采芣。

三一 呂氏春秋去私 (節)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晉平公^①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墨者有鉅子腹䟽。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䟽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䟽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以私，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作者〕

呂氏春秋，舊題呂不韋作。陽翟（今河南禹縣）大賈也。初，秦昭王太子死，以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子楚者，安國君之中男，爲秦質子於趙。安國君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呂不韋乃爲子楚西遊秦，說華陽夫人，請於安國君，立子楚爲嫡嗣。不韋復以已有孕之姬獻子楚，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及子楚卽位（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子楚薨，子政立爲王（秦始皇），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始皇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始皇九年，事覺，遷太后於雍，免不韋相國。出文信侯就國河南。又命徙蜀。不韋恐終不免誅，飲酖而死。

〔題解〕

呂氏春秋，呂不韋使其門客所爲，分十二紀（每紀五篇）；又序意一篇；八覽（有始覽七篇，餘每覽八篇）；六論（每論六篇）；共一百六十篇，都二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本篇爲孟春紀之第五篇。

〔注釋〕

- 遂，成也。
- 晉平公，名彪，悼公之子。按左傳載祁奚請老事，在魯襄公三年，當晉悼公之四年；此云平公，誤也。
- 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也。
- 南陽，晉邑，即今河南沁陽縣。
- 解狐，晉大夫，解音蟹。
- 鉅音墩。畢沅云：「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
- 秦惠王，名駟孝，公子。
- 畢沅云：「賜，猶惠也。」

三三二 韓非子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①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②可以吾說當之^③——所說出於爲名高^④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

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見妄；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久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處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

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①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怒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②然後極騁智辯焉。此所道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伊尹爲宰，^③百里奚爲虜，^④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汗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⑤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⑥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①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②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③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作者〕

韓非，戰國時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律之學。其爲人口吃，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數以書諫韓王，王不用。其書傳至秦，秦王閱而悅之，使斯召非。斯忌其才，下獄，毒死之。所著書，後稱韓非子。

〔題解〕

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此說之所以難也。

〔注釋〕

①橫，猶言放縱；失，與佚同。 ②所說之心，卽指人君之心。 ③當，去聲。 ④所謂「名高」，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也。 ⑤周澤，周至之恩澤也。渥，猶言厚也。 ⑥「見妄」本作「德忘」。 ⑦挑，發也。 ⑧概，礙也。 ⑨拂，違也。「繫廢」一作「擊排」。 ⑩宰，掌膳之宰夫。相傳伊尹以割烹要湯，卒爲湯相。亦見《孟子》。 ⑪百里奚，虞大夫。晉滅虞，被虜。晉獻公嫁伯姬於秦，以爲媵，後相秦穆公。事見《左傳》。 ⑫振，舉也。 ⑬救也。 ⑭鄭武公，名掘突，春秋初鄭君。 ⑮晉士會自秦歸。秦大夫繞朝贈以策，曰：「子毋謂秦無人，吾

謀道不用也。」詳見左傳。

⑤ 衛君，靈公。

⑥ 剕，古肉刑之一，去膝蓋骨。

⑦ 以食與人曰啗。

三三

韓非子內儲說

十則

(一)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三)

商太宰使少庶子^②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③。因召市吏而誚之^④。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⑤也，乃悚懼其所也。

(四)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車，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⑥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⑦。

(五)

衛人有夫婦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買妾。』

(六)

魏王遣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王甚愛子，但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輒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傾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七)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

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內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八)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汝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

(九)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

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旦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十)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鄆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覺之以雞豕，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作者〕

見韓非子說難注。

〔題解〕

韓非子五十五篇，戰國時韓非撰。其書言刑名法術之學。內儲說爲五十五篇之二，分上下篇，上篇爲七術，下篇爲七微。儲，聚也，謂聚其說，皆君之內謀也。七術者，一、衆端參觀；二、必罰明威；三、信賞盡能；四、一聽

責下；五、疑詔詭使；六、挾知而問；七、倒言反事。六微者：一、權借在下；二、利異外借；三、託於似類；四、利害有反；五、參疑內爭；六、敵國廢置。皆先言其理，後舉事以明，後舉事以明，茲所選者，皆其所舉之例。

〔注釋〕

①邯鄲，趙都。②竽，笙類，樂器也。③廩食，官所給之糧食。④庶子，妾之子也。⑤女，同汝。⑥諂，呵也。⑦疾，速也。⑧間，隙也。⑨韓虔，趙籍魏斯三家分晉。⑩楚荆王也。⑪揄，引也。⑫劓，割鼻也。⑬炙，所炙之肉也。⑭譙，責罵也。⑮哽，塞咽也。⑯礪，磨刀石；砥，猶磨也。⑰干將，古利劍名。⑱樹，肉也。⑲微，無也。⑳疾，忌也。㉑傅，師也。㉒奈何，猶言如何。㉓江芊，公子職之師，享饗之也。㉔役夫，罵人之辭，猶云奴才。㉕遺，贈也。㉖二八，十六人也。㉗釁，以血塗之。古之盟，必以鷄羊之血。

三四 韓非子外儲說

九則

(一)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不辯，何也？』曰：『昔

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①輯②以羽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積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者，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三)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妻適

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爲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四)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而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五)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利也，而甚簡。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

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六)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以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賢，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七)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

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鑿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鼠者乎？村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則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八)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

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罰二甲，而復爲治。」

(九)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鑿。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嘆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鑿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作者〕

見韓非子說難注。

〔題解〕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此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云外也。亦分上下二篇。

〔注釋〕

- ① 墨子，名翟，春秋時人。
- ② 身體，當作體身。
- ③ 媵，妾也，古以姪婦爲妾。
- ④ 玫瑰，石之美者。
- ⑤ 輯，應作緝，縫也。
- ⑥ 積，匣也。
- ⑦ 魅，鬼之爲祟者。
- ⑧ 罄，盡也。
- ⑨ 曾子，名參，孔子之弟子。
- ⑩ 女，同汝。
- ⑪ 斃，豬也。
- ⑫ 揜，遮也，掩也。
- ⑬ 雪，洗也。
- ⑭ 黍稷，在器中曰盛，以供祭祀者也。
- ⑮ 草實曰蕝。
- ⑯ 西門豹，戰國魏人，魏文侯時爲鄴令。
- ⑰ 剋，急也，愨，誠也，謹也。
- ⑱ 簡，慢忽也。
- ⑲ 期，同朞，一年也。
- ⑳ 郡國，每歲遣詣京師，進計簿，謂之上計。
- ㉑ 璽，印也。
- ㉒ 鑿，鑿也。
- ㉓ 韓，昭侯也。
- ㉔ 卮，酒杯。
- ㉕ 當，底也。
- ㉖ 概，平斗也。
- ㉗ 脅，迫也。
- ㉘ 隄，小崩也。
- ㉙ 壅，塞也。
- ㉚ 與，皆通，呵責也。
- ㉛ 二甲，謂一人罰二甲之錢。
- ㉜ 翟文之乘，馬有翟紋者也。
- ㉝ 錯飾，所以止馬。
- ㉞ 利鑿，所以進馬。鑿，銜也。
- ㉟ 造父，古之善御者。

三五 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

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答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憊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

諶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諶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諶：『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

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費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賈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

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作者〕

戰國策，漢劉向所編次，作者未詳。劉向以爲「戰國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是策爲策謀之策也。劉知幾以爲「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是策爲簡策之策也。是書所記，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分十二國編纂。

〔題解〕

本篇選自齊策。鮑彪本作「馮煖」，史記作「馮驩」。

〔注釋〕

●孟嘗君，田嬰之子，名文，封於薛，號孟嘗君。好客，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勝、楚春申君黃歇齊名。史記有傳。

●草具，粗惡之饌具。

●缺，劍也，聲之轉耳。

●一本「客」上多一「魚」字。

●「計會」猶今云會計。責，債之本字。薛，故城在今山東滕縣西南。

●憤，昏亂也。擗，懦也。沉，溺也。

●「起」鮑本作「赴」。云「徧合矣，乃來聽命」。

●下陳，猶云後列。

●鮑本作「乃說」。說同悅。

●魏都大梁，故又曰梁。鮑云：「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辭不往，事必在前。」按相魏昭王之田文，係另一人。史記梁作秦。

●「賚」同齎，一作「賚」。此謂齎幣往聘之使往反三次也。

●文車，彩飾之車；服劍，佩劍。

三六 戰國策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

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

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緜謁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

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至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毳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

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非社稷之神靈，卽鄆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

圖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

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①黃帝堯舜，誅而不怒。^②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作者〕

見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注。

〔題解〕

本篇選戰國策趙策。武靈王名雍。本篇記武靈王排擯衆議，毅然獨斷，變胡服，習騎射事。蓋趙國此時，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如非奮發圖強，不足以應付此非常時期也。

〔注釋〕

●簡，指趙簡子鞅；襄，指趙襄子無恤。●錯，交錯也；質，質證也；謂交相質證以從事明主之長也。●弟，同悌。長，上聲。弟長，謂事父兄辭讓，謂處鄉黨窮，謂未得於朝也。●「疑事無功，疑行無名。」語出商君書。●「論至德者」二句，亦出商君書。●書大禹謨：「有苗弗率，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後漢書東夷傳：「自侏儒東行，行船一年至裸國。」淮南子：「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愚者」二句，亦見商君書。●中山，今河北定縣，春秋鮮虞地。●公子成卽公孫成，武靈王之叔父也。●祝髮，斷髮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爲文也。蠻夷之俗如此。錯臂，亦文身之一，謂以丹青錯畫其臂。衽，衣襟，衣襟向左，夷狄之服也。●甌越，史記注引劉氏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爲甌越。」卽今廣東瓊山儋縣等地。●山海經：「黑齒國爲人齒黑。」謂以草染齒爲黑也。異物志：「雕題國畫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錦衣，或若魚鱗。」題，額也。●鯀音弟，大鮎也，以其皮爲冠，謂之鯀冠。會稽山外有東鯀人，鮎冠，見漢書地理志。秫同鉢，音術，長鍼也。縫解同紕，與緇通，謂女工鍼

縷之粗拙也。

⑤周初，秦伯封於吳，在今江蘇無錫縣梅里。子孫稱王，國始大，奄有今淮泗以南至浙江

嘉湖之地。

⑥河薄洛水，即今河北寧晉縣大陸澤，一名廣阿澤，齊界景縣故城，中山界無極縣，皆相距

百里，故曰「與同。」

⑦常山即恆山，在今河北曲陽縣西北。⑧代，古幽州境，今山西北部代縣等地；

上黨韓地，今山西晉城縣等地。

⑨東胡，今河北昌黎縣地。⑩樓煩故城，在今山西靜樂縣西北。⑪

晉陽，今山西太原縣。

⑫鄆故城，在今河北柏鄉縣北。⑬伏羲教民佃漁畜牧，養犧牲，以充庖廚。神農

教民爲耒耜稼穡以興農業。

⑭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而民歸之，故曰誅而不怨。

三七 戰國策魯仲連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

①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②不進。魏王

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③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

湣王爭強爲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必非貪邯鄲，其意欲求爲

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人）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

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

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

辛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

魯仲連曰：『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

秦王烹醢梁王！』

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潛王將至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

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始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

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

見。

〔作者〕

見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注。

〔題解〕

本篇選自趙策。魯仲連，齊人，史記有傳。事詳本文。

〔注釋〕

①邯鄲，趙都。今河北省有邯鄲縣。②安釐王名圜。③今河南湯陰縣。④平原君，趙公子勝也，與魏信陵君公子無忌、齊孟嘗君田文、楚春申君黃歇，並以好客著。時執趙國之政。⑤惠文王，名何。⑥名地，宣王子，稱東帝，欲并周室。後爲楚將淖齒所殺。⑦卽昭襄王，名稷。時秦兵甚強，東周君、西周君俱入朝。⑧「百萬之衆折於外，」指前年長平之戰，秦將白起破趙將趙括軍，盡坑降卒事。⑨東國，謂齊國，以魯仲連齊人也。⑩鮑焦，周時隱者，廉潔而守，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事見韓詩外傳。⑪首功者，秦制，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⑫名嬰齊。⑬名

喜。① 罽里，一作姜里，在今河南湯陰縣北。一本無「之車」二字。② 太牢，謂牛羊豕也。牛羊豕之閑

曰牢，故三牲具謂之太牢。③ 鎖鑰也。④ 視膳，待膳也。⑤ 籥，與鑰同，鎖鑰也。⑥ 倍與背通。⑦ 以

米實死者口曰「飯」，以珠玉實死者口曰「含」。⑧ 無忌，卽信陵君，用侯嬴計，竊魏王兵符，矯命殺

晉鄙，奪其軍以救趙。

三八 戰國策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① 見秦且滅六國，② 兵以臨易水，③ 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④ 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⑤ 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

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之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洩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僕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

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洩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人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洩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饜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懼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

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日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千金，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搯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者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

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慷慨羽聲，士皆嗔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笑，顧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

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恐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荆，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荆，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

● 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

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 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 殺太子

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虜燕王喜。秦兼天下。⑤
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作者〕

見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注。

〔題解〕

荆軻，衛人，好劍術。時人尊稱之，亦曰荆卿。此記其刺秦王事，選自燕策。參看史記刺客列傳。

〔注釋〕

① 周初，封召公奭於燕，都薊，今河北大興縣。戰國時，爲七雄之一，有今河北遼寧及朝鮮北境之地。周顯王時，易王始稱王。傳至王喜，於秦王政二十五年，爲秦所滅。丹，燕王喜之太子。喜二十三年，質於秦。初，丹嘗質於趙。秦王政生長於趙，相友善。及卽位，丹又質於秦。秦王遇之不善，故亡歸。② 六國，齊、楚、燕、韓、魏、趙。③ 以，通已。易水有三，皆出今河北易縣，中易，卽今之白澗河，亦曰武水，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是也。北易，卽濡水，在定興西，爲沙河，入中易者是也。南易，經徐水，過安新，爲雹河者是也。爲燕之南界。④

「批」一作「排」擊也。韓非說難謂龍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必殺人。⑤樊將軍名於期，得罪秦王，故自秦逃亡至燕。「容」一作「客」。⑥管仲，齊桓公相；晏嬰，齊景公相。⑦韓、魏、趙，本晉之大夫，三分晉國，故曰三晉。⑧匈奴稱君長曰單于，單于者，意言廣大。⑨燕王喜二十五年，秦王政十七年，秦滅韓，虜韓王安。⑩漳，水名，當時漳水自臨漳北經成安、肥鄉、曲周，入黃河，與今漳水所經不同。鄴故城在今河南臨漳縣西。⑪太原，雲中，皆趙地。太原故城在今山西太原縣北；雲中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西北。⑫曹沫，卽曹劌。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於柯，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魯之侵地。詳見左傳。⑬秦王政十九年，破趙，虜趙王遷。⑭督亢，燕地，今河北涿縣東南有督亢陂。⑮徐，姓；夫人，名，男子也。⑯秦祖，將行，祭路神也。⑰筑，古樂器，似琴，以竹擊之。⑱古以宮商角徵羽爲五聲，變徵爲悲調，羽爲壯調。⑲中庶子，秦官。蒙嘉，或云蒙恬之弟。⑳九賓，極隆重之儀式。周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一說，賓者九人。㉑咸陽，在今陝西長安縣東，秦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嶷諸山之南，故曰咸陽。㉒鎡，二十四兩爲一鎡。㉓拔燕薊城，在秦王政二十一年，燕王喜二十九年。㉔趙亡，趙公子嘉自立於代，稱代王。㉕滅燕，在秦王政二十五年，燕王喜二十三年。翌年，秦統一六國。㉖荆軻死後，秦王購高漸離甚急，乃變姓名爲宋子傭保。久之，聞堂上客擊筑，技癢，出擊筑。坐客驚喜，聞於秦王。乃隲其目，使擊筑。乃

置鉛筑中，以投秦王，不中，被殺。

三九 楚辭九章涉江

屈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吾將濟乎江湖。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予馬兮山臯，邸予車兮方林。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澨浦余儻個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

身。

亂曰：

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作者〕

屈原，名平，戰國楚人。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王甚任之。同列大夫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

屈原。屈原忠而被讒，憂心煩亂，乃作離騷，冀君覺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誘詐懷王，又使誘楚，請與俱會

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

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自沈而死。汨淵卽汨羅淵。又謂之屈潭，由汨羅二水合流而成，在今湖南湘陰縣北，西流入湘。

〔題解〕

涉江爲九章之一，朱熹集註：「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依王逸楚辭註次序，九章篇目爲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王逸註涉江云：「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蔣驥山帶閣註：「涉江，哀郢，皆頃襄時放於江南所作……涉江從鄂渚入溲浦，乃自東北往西南。」

〔注釋〕

●「陸離」，劍低昂貌。（王逸。） ●切雲，冠名。崔嵬，高貌。 ●「明月」，珠名。「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王引淮南子注。）「寶璐」，美玉也。 ●青蚪，白螭，龍屬。重華，舜也。瑤臺，仙人所居。 ●「玉英」，玉之英精。「英」讀如「央」。 ●大江與湘水。蔣驥註：「濟江湘者，原自陵陽至辰溲，必濟大江而歷洞庭也。按湘水爲洞庭正流，濟洞庭卽濟湘也。」 ●「欸」，音哀，歎也。 ●「邸」，舍也。

(王)方林地名。①「吳榜」船權也。「吳」是「誤」之借，船也。「汰」水波也。②「疑滯」同疑滯，留落也。③「枉階，辰陽，皆地名。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階。」(朱註引。)按辰陽楚地，以在辰水之陽，故名。故城在今湖南辰谿縣西。」④「匱回」同遭迴。王註：「遭，轉，迴，旋也。」接輿，卽論語所謂楚狂接輿。⑤桑扈卽莊子所謂子桑戶。或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此卽裸行之證也。(朱)⑥伍子，謂吳相伍員子胥也，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之江。比干，商紂之臣，諫不聽，被剖心而死。⑦「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己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王)⑧「重昏」謂重復暗昧，終不復見光明也。(朱)⑨「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王)按樂終則歌亂，論語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⑩「露」暴也。「申」重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猶言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顛墜也。(王)⑪「腥臊」臭惡也。「御」同也。「薄」附也。言污賤並進，而芳潔不容也。(朱)⑫「陰」臣也；「陽」君也。(王)一說：「陰」謂小人，「陽」謂君子。(朱)

四〇 楚辭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①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以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貞乎？將呢訾粟斯，^②喔咻儒兒，^③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④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⑤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⑥黃鍾毀棄，^⑦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作者〕

屈原作。見楚辭九章涉江注。或疑非屈原所作。

〔題解〕

「卜居」卜所以自處也。此假設問答之辭，非實事。本篇與楚辭他篇用「兮」字「些」字調者不同，惟中段用韻語。

〔注釋〕

●策，著莖，所以筮；龜，所以卜。●惘款，忠實之貌。●王逸云：「呢訾，粟斯，承顏色也。朱熹云：「呢訾，以言求媚也。粟從米，粟斯，詭隨也。其從木者，謹飭也，非是。」按「呢訾，粟斯」躊躇不前之貌。俞樾說。●朱云：「強語笑貌。」按「啞啞，儒兒」啞，不敢言之貌。俞樾說。●朱云：「婦人，謂鄭袖。」●朱云：「突梯，滑漣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也。絜，楹未詳。或疑如大學「絜矩」之「絜」，謂圍束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絜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未知是否。」●軛，車轅前衡也。「亢軛」

猶云「抗衡」並駕之意。①三十斤爲一鈞。千鈞，極言其重。②鐘之大而聲宏者，律中黃鐘，故以名之。

四一 淮南子要畧 (節)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捕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未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③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

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

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禍福矣。然而伏羲爲

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擷逐萬物之祖也。

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

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

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裨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遊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烜，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遊矣。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

刑，劓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撻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旣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

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纁垂，^①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②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③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④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⑤撞之庭下，郊雉皆响，^⑥一朝用三千鍾贄，^⑦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誥生焉。^⑧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⑨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作者〕

淮南子，本名淮南鴻烈，舊題漢淮南王劉安撰。安，淮南王長之子。好學，招致賓客，作爲此書。後有人告安

欲反。武帝使宗正往治之。未至，自殺。

【題解】

鴻，大也；烈，明也。此爲大明道之書，故曰鴻烈。此與呂氏春秋同出於衆人之手，故不主一家。漢志均入雜家。本篇實原書自敘也。

【注釋】

- 純樸，太素；大宗，事本。 ● 上卽本書二十篇之篇目，并本篇凡二十一篇，爲淮南內書。中篇外書，多言神仙黃白之術，已佚。墜，古地字。 ● 分論各篇要旨一段，文繁，故節。 ● 衰，讀如吹，差等也。 ● 耦，合也。 ● 卒，同猝，謂倉猝之變也。 ● 自「言道而不明終始」至此，總論二十篇之要，各有所指。例如「言道」指原道，「明終始」指俶眞，「天地四時」指天文，墜形，時則。下可類推。 ● 八卦，乾三，坤三，震三，艮三，離三，坎三，兌三，巽三也。相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此司馬遷說。此謂重卦者，亦爲伏羲，周文王所增僅爲六爻之爻辭，爲另一說。重八卦之二爲一卦，故有六爻。 ● 擲，同招，拾取也。 ● 駕，同加。駕和，相加相和也。 ● 洮汰，同淘汰。 ● 滷，音瀆，腐肉也。 ● 九野，八方中央，十門，八方上下。 ● 裨，開關也。 ● 烱，光灼也。 ● 曼，衍也。洮，洗也。 ● 康梁，耽樂也。沈湎，酗酒也。 ● 「二垂」，太平御覽

作「二分」，卽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指太公陰符之謀。◎見尙書牧誓注。◎管叔名度，蔡叔名鮮，皆武王弟，封於管、蔡，使監紂子武庚。祿父，武庚字。◎桃林，在函谷至潼關間。縱馬放牛，敗鼓折枹，言偃武修文也。◎藁垂，太平御覽作「藁舂」，載土之器。孟子謂之「藁裡」。◎攢，排去也；挖，拭去也。◎閑服，對久服而言，喪服有限制也。◎見管子牧民注。◎族，聚也。◎响，太平御覽作雌，雉鳴也。◎十斛曰鍾。言賜羣臣之厚而濫。◎晏子名嬰，字平仲，景公時賢臣，有晏子春秋。◎修短，長短也。縱，合縱；連六國以抗秦也。橫，連橫；使六國解縱約以事秦也。蘇秦張儀之流，縱橫長短之術也。◎申子，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著有申子，法家言也。韓魏趙分晉，故曰晉之別國。◎見商君書更法注。◎劉安自謂所著之淮南子也。◎儲輿，言攝業之富；扈冶，言陶鎔之大。◎楚人謂精進爲「精搖」；澤濁爲「眇挈」。靡覽，大小無不覽也。◎窕，幽遠也。

四二 古歌辭 十首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題解〕

帝王世紀曰：「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擊壤，古時遊戲之一種，見困學紀聞引周處風土記。此歌疑係後人依託。

堯戒

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題解〕

此詩見於淮南子人間訓。此亦疑出依託。

〔注釋〕

●慄慄，恐懼貌。 ●躓，仆也。 ●垤，小丘也。

卿雲歌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題解〕

尚書大傳：「舜將禪禹，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此亦疑出依託。

〔注釋〕

①「卿雲」一作「慶雲」「景雲」瑞氣也。爛，光明也。②糾縵，形容雲山岫，紆緩回薄之狀。

南風歌

南風之薰①兮，可以解吾民之愠②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③吾民之財兮。

〔題解〕

家語：「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此亦疑出依託。」

〔注釋〕

①薰，和也。②愠，怒也。③阜，盛也。

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①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適安歸矣！吁嗟徂②兮，命之衰矣！

〔題解〕

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采薇首陽山。餓且死，作歌。」

〔注釋〕

●西山，指首陽山。首陽山，一云卽山西永濟縣之雷首山；一云卽蒲坂縣之首山；一云在岐山之西。●薇，草屬，其葉可食。●徂，殂也。

獲麟歌

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題解〕

〔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麋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吾將往觀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也；麟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云。」〔孔叢〕，僞書，此歌亦疑信參半。

龜山操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柯斧，奈龜山何！

〔題解〕

〔琴操〕云：「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歌，喻季之蔽魯也。」

〔注釋〕

●龜山，在今山東泗水縣東北。

子產誦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題解〕

〔左傳云：「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云云。及三年，又誦之云云。」子產，春秋時鄭大夫公孫僑也。執政數十年，寬猛相濟，孔子稱爲惠人。〕

〔注釋〕

●褚，蓄也。●伍之，謂整理之也。

越謠歌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簞，●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題解〕

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云云。」

〔注釋〕

●笠，笠之有柄，手持以行者，如今之傘。

忼慷歌

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題解〕

見孫叔敖碑，與史記滑稽列傳所載相類。忼慷，猶慷慨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優孟憐之，因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像孫叔敖。楚王置酒，優孟前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優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孫叔敖爲相，盡忠爲廉，王得以伯。今死，其子貧負薪，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

云云。

〔注釋〕

而如也。而不可爲，如不可爲也；而可爲，如可爲也。下同。●褐，麤毛布，貧賤者之服。●孫叔敖，楚莊王之賢相。

四三 諫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邑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地，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疎士而不用，是

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繡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駝，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①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②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作者〕

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西說秦，爲客卿。始皇并天下，以爲丞相。二世立，爲趙高所譖，誅死。有蒼頡七章及刻石等文傳世。

〔題解〕

李斯爲秦客卿時，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秦用其說而不用兵數年，韓賴以安。已而覺，秦王政乃下令，非秦人皆逐之。李斯亦在逐中，中道上此書以諫。秦王使人追至驪邑，得還，復其官，并除逐客之令。

●穆公名任好，秦君，爲春秋五霸之一。●由余，西戎人，爲戎王使秦。穆公與語，賢之，乃以計間戎王，由余降秦。●百里奚，楚宛人，事虞公。虞亡，爲晉所虜，後入秦。●蹇叔，岐人，時遊宋，故迎之。●丕豹，鄭之子。鄭欲納重耳，惠公殺之。丕豹奔秦。公孫支，字子桑，嘗遊晉，後歸秦。●孝公名渠梁。商鞅，衛人公孫鞅也。相孝公，封於商，故稱商鞅。●惠王，卽惠文君，名駟。張儀，楚人，主連橫之說，破蘇秦之縱約。●三川，河洛伊也。●司馬錯滅蜀，巴蜀并於秦。上郡，本魏地。●漢中，本楚地。●鄢郢，楚都，此卽指楚國。●成臯，今河南汜水縣。●范雎，魏人，相昭王，封應侯。穰侯，名魏冉；華陽君，名牟戎。●于闐國有昆岡，出玉。●隋侯之珠，卞和之玉也。●吳人干將，越人歐冶，爲楚王作劍，一曰「龍阿」，一曰「太阿」。●織離，古之良馬。●以翠鳥之羽，結爲鳳形而飾旗。●樹立也。鱣，音駝，與鼈同。其皮可以爲鼓。●馱駝，亦良馬名。●宛珠，宛地所產之珠也。●傅同附。珥，耳環；璣，珠也。●阿，平聲，東齊地名。白色生絹曰縞。●甕，汲水器。缶，瓦器。箏，琴類。髀，股骨也。●鄭衛之音，靡靡悅耳。桑間，桑林之上，衛地也。韶虞，舜樂；武象，周武王之樂。●秦謂民曰黔首。●齋，資也。

四四 韓詩外傳 五則

韓 嬰

(一)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一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二)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尙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

從此辭矣！立槁而死。^①

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三)

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乎？雉乎？五步一囓，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囓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四)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

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驚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游也，見悻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箠笞而立乎吠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五)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

要離歸，謂其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往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

〔作者〕

韓嬰，漢燕人。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帝前，仲舒不能難也。作詩傳易傳，均亡佚；僅存韓詩外傳。

〔題解〕

漢時，詩有齊魯韓三家，韓詩又有外傳，授淮南貢生，其書引古事古語，而證以詩詞者也。

〔注釋〕

①脩，同修。②式，敬禮也。古人乘車，有所敬，則俯而憑軾。③悄悄，憂貌。④慍，怒也。⑤鎌，鎌刀也。

① 辟，同避。

② 游說諸侯也。

③ 槁，枯也。

④ 識，讀如誌。

⑤ 永嘆，長嘆也。

⑥ 嚼，同啄。

⑦ 澤，光澤也。

⑧ 鬱鬱，草木盛貌。

⑨ 皆景公之臣。

⑩ 賴，依也。仗也。

⑪ 疏食，粗飯也。

⑫ 晏子名嬰，字平仲，賢臣。

⑬ 諛臣，諂諛之臣也。

⑭ 恤，憂也。

⑮ 神淵，有神之水。

⑯ 上朝之衣。

⑰ 眇，盲也。

⑱ 旋踵，言其速

也。⑲ 若，如也。

四五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

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歿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⑤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⑥，親兄之子，西鄉而擊^⑦。今吳又見告矣^⑧。天子春秋鼎盛^⑨，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

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覓，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廬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放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他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①之謀不生，柴奇開章^②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③。朝委裘^④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⑤。一二指搖^⑥，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⑦，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齧^⑧。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齧。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⑨。又類辟，且病痲^⑩。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⑪。斥候望烽燧，不得

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異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擿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

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固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

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彙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繯，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德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

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濟，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戾而不自知也。』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①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

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如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刑，答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

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⁷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隄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

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飭』，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

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願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作者〕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文名。文帝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被譖，出爲長沙王太傅。後詔還。又拜梁王太傅。梁王墜馬死。誼亦自傷爲傅無狀，哭泣而卒。死時年三十三。著有新書及辭賦等。

〔題解〕

文帝時，匈奴侵邊，制度疏闊，諸侯王僭侈，誼因上疏以陳政事。

〔注釋〕

① 厝，置也。② 舛，錯亂也。衡同橫。③ 搶攘，亂貌。④ 爽，過也。⑤ 指淮南厲王長。⑥ 指齊悼惠王子興居，時爲濟北王。⑦ 吳王濞，時以不循法度聞。⑧ 鼎盛，方盛也。⑨ 此言貴及時也。⑩ 抗，舉也。劉自殺。⑪ 齊桓，名小白，爲春秋五霸之首。孔子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匡，正也。⑫ 淮陰侯韓信，初封楚王。黥布卽英布，封九江王。彭越，封梁王。韓王名信，與淮陰侯同姓名。張敖，張耳之子，封趙王。貫高，趙相。

恥高帝不禮其王，陰欲謀弑，事覺，自殺。盧縮，封燕王。陳豨，以趙相國監代邊。以上諸人，皆於高祖時以謀反討捕，或誅或逃或失國者。

① 仄室，支子也。文帝爲高祖側室之子，初封代王。

② 席，籍也。

③ 中涓舍人，皆近侍之官。

④ 渥，厚也。

⑤ 角，校也。

⑥ 悼惠王名肥，元王名交。趙王名如意，幽王名友，其王名恢，靈王名建，厲王名長，均高帝子。

⑦ 黃屋，天子車以黃蓋。

⑧ 馮敬，奏淮南厲王無道，誅之。

⑨ 屠牛坦，古之善屠者，坦，其名也。

⑩ 髡，兩股之間，髡，股也。

⑪ 長沙王姓吳名芮。

⑫ 樊噲，鄼商，絳侯周勃，灌嬰，皆漢功臣。

⑬ 徹侯，通侯，僅有爵，不分土者。

⑭ 利幾，項羽將，羽敗，利幾爲陳令降漢，侯之後反。

⑮ 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

⑯ 植，立也。遺腹子，父死後所生者也。

⑰ 天子已死，陳其裘衣而朝，故曰朝委裘。

⑱ 瘡，腫也。要，同腰。

⑲ 信，同伸。

⑳ 搖，動而痛也。

㉑ 扁鵲，齊桓時良醫。

㉒ 蹶，蓋，反戾之行。

㉓ 竄，借作但。

㉔ 辟，足病。痲，風病。

㉕ 復，免役也。五尺，指童子。

㉖ 屬國，掌外夷交涉之官。如蘇武爲典屬國之類。

㉗ 中行說，漢使，降匈奴者。

㉘ 「編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腰襜袖領者。「綠」今之鑲邊。

㉙ 閑，買賣之所。

㉚ 入廟服之，燕居不服也。

㉛ 縠，紗也；紈，帛之素者；縵，文章相錯貌。黼，織爲斧形。

㉜ 屈，窮也。

㉝ 阜綈，黑繒之厚者。

㉞ 嬖，庶賤也。

㉟ 商君者，衛人，公孫鞅也，佐秦孝公以霸，封於商，故曰商鞅。

㊱ 借物於父，自矜其德於容色，擾摩田器，粗去草器。

㊲ 母取物而責讓及之也。

㊳ 婦

對姑舅無禮也。稽，計校也。①猶單計其利害也。②剝，割取也。寢，指陵廟也。③褻，取也。高祖惠帝兩

廟。④剝，劫也。⑤管子，名夷吾，字仲，佐齊桓稱霸，著管子。⑥迺生，始生也。⑦緇，約小兒於背之衣。

⑧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也。⑨輯，和也。⑩膳宰，主膳之官。⑪工，習樂者也。⑫鸞和，車輪也。

⑬采齊肆夏，並樂名。⑭訐，發人陰私。⑮趙高，秦宦官。胡亥，始皇少子，二世皇帝也。⑯菅，茅也。⑰

見尚書呂刑。⑱見禮記大學。⑲髡，削髮之刑，剔去足之刑。棄市，死刑。⑳望夷，宮名，趙高使閹樂弑

二世於此。㉑縲，以繩係之。徒官，隸也。㉒釁面，以刀劃面；吞炭，使喉啞；欲人不識之。㉓夷，無志分

也。夷音奚上聲。㉔皆盛飯器，簠圓，簋方。㉕何，借作訶，斥也。㉖簷，毛也。㉗請室，請罪之室也。一作

清室。㉘熹，同喜。

四六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

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翱翔。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駮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辭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蝮蠃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作者〕

見賈誼《陳政事疏注》。

〔釋解〕

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屈原沉汨羅已百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自喻。本篇亦輯入楚辭。

〔注釋〕

①「嘉惠」指詔命。②「埃」古俟字。「埃罪」待罪也。③「仄」古側字。④「湛」古沉字。⑤「聞其」卑鄙不肖之人。⑥「隨」下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⑦「跖」春秋時魯之大盜。躑、莊躑，楚之大盜。⑧「莫邪」良劍。⑨「銛」利也。⑩「默默」不得意也。「生」謂屈原，言其無故而遭此禍也。⑪「幹」轉也。⑫「康瓠」瓦盆也。⑬「章甫」冠名。「薦」藉也。言以冠藉屨，貴賤顛倒，故漸不可久也。⑭「離同罹」。⑮「諄」告也。卽亂辭也。屈原離騷末章「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⑯「纒纒」輕舉貌。⑰「襲」覆也，猶言察也。⑱「沕」（音昧）潛藏也。⑲「蝮」（音面）背也。⑳「蟻」（音鼻）「蠶」（音鬮）皆食魚者。㉑「蝦」「蛭」「蠃」皆水蟲之小者。言龍自絕於螻蛄，況肯從蝦與蛭蠃乎？㉒「般」反也，一說般桓不去也。「紛紛」構譏意也。「郵」同尤。言般桓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爲之故，不可尤也。

人也。（文選李善註） ①「細德」謂苛細之人，「險徵」謂險阨之證。「徵」漢書作「微」，依文選改。 ②「增擊」高高上飛意也。「增」一作「曾」，重也。 ③「鱣」大魚，無鱗，口在腹下。

四七 論貴粟疏

電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

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賊，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

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澠。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

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① 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作者〕

鼂錯，漢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枳張恢，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文帝時，以才辯得幸，號稱智囊。爲太子家令，遷中大夫。景帝立，益貴幸用事。請削諸王封地，致有吳楚七國之變，共以誅錯爲名。帝卒用袁盎計，殺錯以謝七國。

〔題解〕

疏者，列疏情事，奏於天子者也。此疏與賈誼論積貯疏同時，意亦略同，此更畫出滋粟之方。

〔注釋〕

① 堯禹有九年之水，謂洪水之災，堯時已有之。至禹始平也。② 湯時有大旱，但被災年數，則先奏古籍中，記載不同。③ 避，讓也。④ 地著，著音直略反。地著，謂安土也。卽土著之意。⑤ 徭役，古代力役之征。

①倍稱之息，借一價兩之重息也。②縞，白色生絹也。③乖，戾也。逆也。④溲，音薛，散也。漢書食貨志：「農民有錢，粟有所溲。」⑤「復卒」之「復」，當訓除，謂得除徭役甲卒三人也。⑥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顏云：「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伸臂之一尋也。」按顏以說文爲據。⑦漢書：「文帝從錯議，令民入粟輸邊，六百石，爵上級；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四八 諫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

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

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

〔作者〕

枚乘字叔，漢淮陰人。善詞賦。初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不納諫，之梁。孝王尊爲上客。武帝時徵枚。枚道卒。

〔題解〕

吳王名濞，高祖兄仲之子，封吳王。以子賢入見，與皇太子飲博，相爭不恭，爲皇太子所殺，因有邪謀。枚乘因上書諫之。濞，至景帝時，以反見誅。

〔注釋〕

- 一本無二「全」字。
- 謂相距極近也。
- 卵重累則易仆，喻極危之事。
- 弊，盡也。
- 景同影。
- 「知」一云當作「如」。
- 滄，寒也。
- 養由基，楚善射者，莊王時人。
- 霽，泉滴水也。
- 極，梁也。單，一也。統，卽繩。榦，井欄也。
- 靡，磨也。
- 十黍爲一銖。
- 百二十斤爲一石。
- 徑，直也。

藁，芽之旁出者也。⑤擢，亦拔也。⑥同砥礪。

四九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①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②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③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④李斯竭忠，胡亥極刑。⑤是以箕子佯狂，⑥接輿避世，⑦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⑧子胥鴟夷；⑨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⑩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⑪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⑫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馭驥。○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

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豈足爲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

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獵涇渭，載呂尙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當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作者〕

鄒陽，漢臨淄人。景帝時，與枚乘、嚴忌仕吳，以文辯知名。吳王陰有邪謀，上書諫，不聽，去之梁，從孝王遊。

〔題解〕

陽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惡之於王。王下陽獄，將殺之。陽乃於獄中上書自明。王出之，待爲上客。

〔注釋〕

① 白虹，兵象。畏其不成也。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② 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時太白食昴，昭王疑之。昴，趙分也。太白將星。③ 畢，盡也，言盡出其計議，願王知之也。④ 楚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歿，又獻之文王。玉人又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⑤ 李斯爲秦始皇丞相。二世胡亥立，殺斯，具五刑。⑥ 箕子名胥餘，殷之太師，諫紂，被囚，佯狂爲奴。⑦ 陸通，字接輿，春秋楚人，佯狂避世，嘗歌而過孔子。⑧ 比干，殷紂諸父，諫紂不聽。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因剖比干。⑨ 子胥自刎。吳王夫差取馬革爲鴟夷形，盛其尸，沈於江。⑩ 「白頭如新」，謂至老不相知也。「傾蓋如故」，蓋，車上之傘，言其相親之甚。⑪ 樊於期爲秦將，避罪於燕。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欲以樊首與督亢地圖獻之。於期乃自刎。⑫ 王奢，齊臣，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曰：「君之來，以奢故；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刎。⑬ 蘇秦反覆而諸侯信之者，因有燕尾生信之也。

尾生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而死。○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燕王怒進讒之人也。馱駮，駿馬也。○司馬喜，六國時人。贖刑，去膝蓋骨。○范雎，魏人。魏齊笞辱之，脇斷齒落。後相秦，封應侯。○申徒狄，殷末人。自沈於雍州之河。或云六國時人。○徐衍，周末人。負石自投於海。○百里奚聞秦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其後穆公用之爲相。○寧戚，春秋衛人。家貧，爲人挽牛。至齊，於車下飯牛，扣牛角而歌。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子冉，子罕也。○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齊任子威，威宣二王所以強盛。○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管叔。蔡，蔡叔。蔡叔也。周公之弟。○田常，陳桓也。齊簡公悅之而被弑。○寺人披爲晉獻公逐文公，斬其祛。後文公卽位，用其言，以免呂卻之難。○管仲初輔公子糾，射中桓公帶鈞，而桓公用爲相。○秦孝公用衛公孫鞅，封爲商君。後惠文王車裂之。○越王勾踐用文種，敗吳，後賜劍自殺。○孫叔敖，楚人，三爲楚相，三去之，而不怨。○楚王欲相陳仲子，仲子偕妻遁，爲人灌園。○荆軻刺秦王不成。滅七族。湛，同沈。○要離爲閻閭刺吳王僚子慶忌，先燔其妻子。○燔木，屈木。柢，亦根也。○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續之。後銜明月珠以報。○荆軻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得見秦王而刺之。○西伯出獵，遇呂尙於渭之陽，因載以歸。○太公望，途遭卒遇，共成

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昭曠，大明也。◎帷牆之內，臣妾所居。◎阜，食馬之器。◎鮑焦，周之介士，怨時之不用已，采蔬於道，抱木而死。◎勝母，地名，其意不孝，故曾子不入。◎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此亦地名。墨子非樂，故迴車而不入。

五〇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登

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闔兮，舉帷幄之檐檐。桂樹交而相紛紛兮，芳酷烈之閭闔。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刻木蘭以爲棖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櫛櫨兮，委參差以櫨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綴錯石之瓊璧兮，象玳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叩。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

歎兮，踰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魯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
頽思而就牀。搏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蒞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
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迢迢。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
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
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
而不敢忘。

〔作者〕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蜀郡成都人，爲人口吃，而善著書，長於詞賦。武帝擢爲郎。通西南夷有功，拜孝文園令。病免，居茂陵。帝使取其書，而相如已死。

〔題解〕

長門宮，在陝西咸寧縣東北。孝武幸衛子夫，陳皇后聞而幾死。元光五年，使女巫爲詛呪，欲使上復幸己也。上聞之，貶入長門宮。餘事見本篇序文。

[注釋]

①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與有力。帝娶主女為妃，即陳皇后，小字阿嬌，所謂藏以金屋者也。②于，為也。③虞，忖度也。④怒，謹也。⑤尙，奉也。⑥肴，饌也。⑦廓，空也。⑧專精者，專心思君也。⑨悅，失意貌。滛，遊也。⑩窈窕，幽深也。⑪稽，搖貌。⑫閨，香氣盛貌。⑬存，恤問也。⑭翡翠，鳥名。肴，斂也；萃，集也。⑮塊，子然高貌。⑯鬱，壯也。穹，崇高貌。⑰靡，猶涉涉也。⑱鋪，門上飾，用以啣環者。⑲噲，吹金聲也。⑳榱，屋椽也。㉑丰茸，衆飾貌。㉒離樓，列樹衆木。梧，撐也。㉓瑰，珍異也。構，柱上方木。㉔榱梁，虛梁也。㉕將將，高貌。㉖緻，密也。錯，雜也。瓴甓，瓦甃。㉗組，綬類，以繫帷。㉘楣，二梁。㉙未央宮有曲臺。㉚徵，音至，五音之一。㉛依曲次第，貫穿歷覽中，操操之中也。㉜印，激厲也。㉝躡，履不著跟。㉞揄，引也。翳，隱也。㉟魯，過也。殃，咎也。㊱若，荃蘭，皆香草。㊲迺迺，惶遽貌。明貌。亭亭，遠貌。㊳究，盡也。

五一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爭政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遵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

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皋，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鸛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

之，使自索之。」^①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②計同范蠡，忠合子胥，^③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④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筵^⑤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鼃鮑^⑥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⑦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作者〕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善談諧，事武帝爲郎，擅文辭。漢書有傳。

〔題解〕

東方朔以位卑，故著論設客難己，以自慰諭。

〔注釋〕

●蘇秦以合縱之說遊說六國，爲縱約長，佩六國相印。張儀以連橫之說說秦王，因相秦，都居也。●服膺，猶言存之胸中也。●「好學……」二句，一本無。●「同胞……」二句，一本無。●備，備知也。●十二國，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是也。●「故說得行焉」句，一本作「故談說行焉」，一本作「故說聽行通」。●「聖帝流德」句，一作「聖帝在上」。●「流德」，一作「德流」。●「天下震懼」，一作「澤流天下」。●「諸侯賓服」下，一本下有「威震四夷」句。●掌故，官名。●詩鼓鐘句。●詩鶴鳴句。●太公，姜尚也。其先封於呂，亦稱呂尚。年七十二，始遇文王。信，同伸。●「鶴鳴」，一本作「鷺鷥」，小青鳥，飛則鳴，行則搖，甚勤苦。●此荀子天論之文。●大戴禮引孔子之辭，難音偷，黃色也，續，綿也。●見論語。●亦大戴禮孔子語。●許由隱於箕山，堯使聘之，由洗耳於水。論語有楚狂接輿，接輿春秋楚之隱者，姓陸名通。●范蠡爲越王句踐策士，佐越滅吳。伍員字子胥，忠於吳王夫差，後自殺。●樂毅，燕昭王之名將。李斯，秦始皇丞相。酈食其，漢陳留人，爲沛公說齊，下七十餘城。●蠹，瓢也。筵，草莖也。語亦見說苑。●鼯，小鼠也。●靡，通糜，碎，爛也。

五二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

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

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刑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擊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

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何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次，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

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誣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羨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

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繆繆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①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②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作者〕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陽夏人，生於龍門。繼其父談爲太史令。李陵敗降匈奴，遷極言陵忠，遂下腐刑。乃發憤著述，作太史公書百三十篇，卽史記也。漢書有傳。

【題解】

少卿，任安字。安，榮陽人，曾官益州刺史。後爲北軍使者護軍，坐受戾太子據節，下獄誅死。遷爲中書令時，安嘗與遷書。安下獄後，遷以此書報之。

【注釋】

●姚鼐謂「太史公」當作「太史令」。吳汝綸謂「牛馬走」爲「先馬走」之誤。按乘輿出，太史公在導引之列，故曰「先馬走。」或以「走」爲僕從之意，牛馬走爲謙辭，非。●望，怨也。流俗人，猶云世俗之人。一本作「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而，如也；亦通。●言「爲誰爲之，令執聽之」也。

●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伯牙鼓琴，子期聽之，知其意。在高山，志在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不復鼓，以無知音也。●隋侯之珠，卞和之璧，喻其才之可珍。許由不受堯禪，伯夷讓國而逃，比其行之高潔。●戾

太子事，在武帝征和二年七月；三年正月，武帝至雍郊祀，薄迫也；言不得不從上往雍也。雍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卒同狎，不可爲諱，謂安繫獄已久，悉其死也。●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命孔子爲次乘。孔子恥之，遂去衛。見史記孔子世家。●公孫鞅，衛人。入秦，因景監見孝公，變法強秦，封於商

號商君。趙良見商君，云：「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爲名也。」見史記商君傳。●袁盎，字絲。

文帝出，宦者趙同參乘。盜曰：「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文帝笑，命同下車。見史記袁盎傳。⑤「無所短長」言無所長也。⑥關茸，猥賤也。⑦易林云：「戴盆望天，不見星辰。」疑此爲漢時諺語。⑧

李陵，字少卿，少爲侍中。侍中亦出入宮門，故云「俱居門下」。⑨媒，酒教；釀，麴也。謂釀成其罪。⑩「仰」

一作「抑」。北方地高，漢軍北上，匈奴南下，故曰仰。⑪「躬」下一無「自」字；「起躬」猶云「起身」。

「軍士無不起躬流涕」爲一讀，亦通。沫，古潑字，音呼內反，洒面也。沫血，言血流被面，如盥沫也。拳

弓也，矢盡，故曰空拳。自「軍士無不起」至「北嚮爭死敵者」皆指兵士言。⑫甘則自絕，少則分之，

言與人同甘苦也。⑬指意也。言欲以上述之意，推論李陵之功也。⑭睚眦，小怨；睚眦之辭，謂怨家挾

嫌報復之辭。⑮貳師，本西域國名。武帝命李廣利往征其地，得善馬，故以廣利爲貳師將軍。時陵當單

于，廣利功少，故武帝疑遷沮廣利也。⑯李陵爲李廣之孫，家世爲名將，今降匈奴，是隕家聲。隕音頽，墜

也。⑰併，次也，處也。蠶室，施宮刑之密室。⑱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以爲信也。⑳李善注本文

選作「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王念孫謂李本是「與」，謂也。言「世人又不謂我能死節者」也。

⑲理，肌膚之文理。「不辱理色」，謂不辱顏色也。⑳關，貫也，穿也。木，械；索，繩也。㉑古刑有髡鉗。剔毛

髮，髡也；嬰金鐵，鉗也。嬰，繞也。㉒禮記曲禮。㉓吳汝綸曰：「鮮借爲先」。㉔周文王姬昌，紂時爲西伯

被囚於姜里。姜里，亦作厲里，在今河南湯陰縣。◎李斯，秦始皇丞相。二世二年，具五刑，腰斬咸陽市。五刑，墨、剗、宮、大辟。◎韓信初封楚王，或告信反。高祖以陳平計，召信會於陳。信至，縛之。赦爲淮陰侯。後卒爲呂后所殺。◎或告梁王彭越反，高祖捕之，囚於洛陽。後被誅。張敖，趙王張耳子。趙臣貫高等謀殺高祖，被告發，與敖同被捕，送長安。◎絳侯周勃，誅呂祿呂產等，迎立文帝，復安劉氏。有人上書告勃反。被捕，下廷尉獄。請室，請罪之室。一云，「請」當作「清」；漢官有清室令。◎竇嬰，文帝竇后之姪。景帝時，嬰爲大將，平七國之亂，封魏其侯。後因救灌夫得罪，被逮，論棄市。三木，刑具，桎頭項及手足者。◎季布，項羽將，數窘高祖。項氏既滅，高祖購求季布甚急。布初匿濮陽周氏。周髡針季布，雜羣奴中，賣之大俠朱家所。◎灌夫嘗爲將軍，剛直使酒。因在丞相席上罵座，被縛繫居室，以不敬論罪。居室，卽保宮。◎罔，同網，謂法網。◎臧，奴也；獲，婢也。◎王念孫主刪「陋」字。◎文王拘於姜里，乃重八卦爲六十四卦，作卦爻辭。◎孔子周遊列國，不得行其道。乃據魯史，作春秋，爲極謹嚴之編年史。◎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仕於懷王。後被讒放逐，乃作離騷，爲辭賦之祖。◎左邱明，魯人，作左傳及國語。左傳依春秋經編年，亦曰春秋內傳；國語亦記春秋時事，分國編，亦曰春秋外傳。◎孫臏，齊人，與龐涓俱學兵法。涓自以爲不及，乃以法別其足。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有齊孫子。◎呂不韋爲秦王政相國，集門下士所

著書爲呂氏春秋，因有八覽，故亦稱呂覽。後得罪免相，徙蜀，畏罪自斃。⑤韓非，韓之公子，與李斯俱學於荀況。秦王見其文而悅之，非至秦，斯誣之下獄，遺藥殺之。非著有韓非子，說難，孤憤，皆韓非子中篇名。⑥指詩經。詩經凡三百五篇，此舉其成數耳。⑦言自黃帝至漢武帝時也。⑧史記，表以序年月，本紀以記帝王，書以記典制，世家以記諸侯，列傳以記人物，爲第一部紀傳體之通史。⑨漢儒喜言「天人之際」，謂天道人事相應也。⑩刺，戾也，晉來曷反。

五三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①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②項氏世爲楚將，封於項。③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項梁嘗有櫟陽逮，④乃請斬。⑤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喚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

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其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

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

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

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讎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

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五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

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

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

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

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吏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

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鮒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

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見事之。』張良出邀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

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

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

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

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

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

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

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項王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

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

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

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

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爲，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

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

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作者〕

見報任少卿書注。

〔題解〕

史記本名太史公書，爲紀傳體之通史。有「本紀」、「書」、「表」、「世家」、「列傳」。上起五帝，下及漢武。本紀所以記帝王。項羽雖未踐帝位，而秦漢之間，號令皆由羽出，且以平民革命，故亦列入本紀中也。

〔注釋〕

- ① 下相，秦縣，故城在今江蘇宿遷縣西北。
- ② 王翦，秦將，頻陽人。
- ③ 項，卽今河南項城縣，古項子國。
- ④ 櫟陽，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北。
- ⑤ 蕪，秦縣，漢屬沛郡，故城在今安徽宿縣南三十里。
- ⑥ 秦王政卽并六國，自稱始皇帝。會稽郡，治今浙江紹興縣。浙江下流卽錢塘江。言由今杭縣渡錢塘江，往遊會稽。
- ⑦ 大澤，鄉名，在故蘄縣西。
- ⑧ 會稽，守通，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
- ⑨ 江西，顧炎武曰：「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今所謂江北，昔所謂江西也。」
- ⑩ 眴，音舜，或音縣，動目而使之也。
- ⑪ 廣陵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
- ⑫ 上柱國，楚官之最尊者，猶相國也。
- ⑬ 楚漢之際，名揚州爲東陽。

郡。◎異軍蒼頭，應劭曰：「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以皂巾相別也。」晉灼曰：「殊異其軍爲蒼頭，謂著青帽也。」◎黥布蒲將軍，謂黥布與蒲將軍二人也。英布卽英布。◎下邳故城，在今沛縣東。◎秦嘉，廣陵人。景駒，楚族。◎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治。◎胡陵，亦曰湖陵，故城在沛縣北五十里，與山東魚臺縣接界。◎栗，漢縣，屬沛郡。◎薛故城，在今山東滕縣南四十里。◎襄城，今屬河南，在今縣治南，汜城故址是也。◎「定」，乃「走」字之誤。◎沛，在今沛縣治東。劉邦起兵於沛，自稱沛公。◎居鄴，秦縣，故城在今安徽巢縣。◎懷王，卽楚懷王，名熊槐，威王子，爲秦所紿，死於秦，在位三十年。◎楚南公，六國時陰陽家，著書三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楚雖三戶，言楚雖僅有三戶在，亦足亡秦。或以三戶爲地名，誤。◎盱台故城，在今安徽盱眙縣東北。◎亢父，音岡甫，戰國齊邑，故城在山東濟寧縣治南。◎東阿，春秋阿邑，故城在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之阿城鎮。◎城陽，今山東莒縣。◎濮陽，故城在今山東濮縣南三十里。項城阜。◎定陶，故城在今山東定陶縣西，今名陶城。◎雎丘，今河南杞縣。◎外黃，在今杞縣東北六十里。◎李由，李斯子。◎高陵君，名顯，封於高陵。◎陳留故城，在今河南陳留縣北二十里。◎碭，今碭山縣。◎鉅鹿故城，卽今河北平鄉縣治。◎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上將，故言冠軍。◎安陽故城，在今山東曹縣東。◎無鹽故城，在今山東東平縣東。◎棘

原，在平鄉縣南；漳，即濁漳河，在平鄉縣。
④欣，即司馬欣，曾爲樸陽獄掾者；時爲章邯軍中長史。⑤趙
奢封馬服君。子括代位，仍號馬服。⑥榆中，即榆林塞，今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北岸，即秦長城所在也。
⑦陽周，秦縣，故城在今陝西定西縣北。⑧秦始皇子胡亥繼立，稱二世皇帝。⑨謂關東諸侯聯合抗
秦也；從讀曰縱。⑩侯，官名；始成，人名。⑪三戶津，在河南臨漳縣西，漳水經三戶峽處。⑫汧，音于。顏
師古曰，水名，在鄴西南。按鄴，今臨漳縣。⑬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殷虛，在今河南安陽北，即盤庚
自奄遷北冢，曰殷虛。」洹水，即安陽河。⑭新安，故城，在今河南新安縣西。⑮函谷，秦置，故關在今河
南靈寶縣南十里。⑯咸陽，秦都，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三十里。⑰霸上，在今長安縣東三十里。
⑱趙高弑二世，立孺子嬰。沛公入咸陽，子嬰降。⑲新豐，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十五里。鴻門，在臨潼東十
七里。⑳項伯，名嚮，字伯。㉑良，字子房，韓人，後以功封留侯。㉒鍼生，小人也。㉓鄼山，即驪山，在臨
潼縣東二里。㉔三秦，記白鹿原東有霸川，川之西阪，故芷陽也。按白鹿原，在今藍田縣西五里。霸川，即
霸上。㉕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㉖沐猴，獼猴也。㉗巴蜀，秦郡，在今四川
境內。㉘漢中，秦郡，統前陝西漢中，興安，及湖北鄖陽三府。㉙南鄭，舊漢中道區域。㉚雍，舊漢中道
西部之地。㉛塞，舊陝西關中道西部之地。㉜翟，舊陝西榆林道東部之地。㉝上郡，秦郡，治膚施，今

陝西綏德縣。高奴故城，在今膚施縣西北百里。①河東，秦郡，在今山西境。平陽，今山西臨汾縣治。②
瑕邱申陽，其先魯桓公庶子，食采瑕邱，因以爲氏。③維陽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④殷，舊河南
懷慶府。朝歌故城，在今河南淇縣西南二十里。⑤徐廣曰：「都代縣。」按代故城，在今山西蔚州東北
二十里，卽歇故都。清入直隸宣化府，民國改爲蔚縣。⑥常山，舊直隸順德府。⑦凡舊直隸趙州順德
等均屬趙。襄國故城，在今河北邢臺縣西南。⑧九江，秦郡，治壽春，今安徽壽縣。六，古國，皐陶之後。故城
在今安徽舒城縣東南六十里。⑨邾，今湖北黃岡縣治。⑩臨江，舊湖北荊州府。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⑪遼東，秦郡，今遼寧東南境，在遼河之東，故名。徐廣注：「韓廣都無終。」按無終本春秋時山戎之國，
在今河北薊縣西。⑫薊故城，在今宛平縣東。⑬膠東，今山東平度縣等地。徐廣曰：「田市都卽墨。」
按卽墨故城，在今平度縣東南六十里。⑭臨菑故城，在今山東臨淄縣北，一名齊城。⑮濟北，今山東
長清縣等地。博陽，在今山東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一名盧城。⑯環封三縣，謂繞南皮三縣以封之。南
皮故城，在今河北南皮縣東北八里。⑰番同鄆，地名。吳芮故鄆令，因以爲號。鄆故城，在今江西鄆陽縣
東六十里。⑱孟康曰：「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⑲戲下，麾下也。一云戲，水名，在臨潼
縣東。以羽初進兵至戲西考之，當讀本音爲是。借爲麾，似不甚妥。⑳郴，音琛，今湖南郴縣。㉑三齊，服

虔曰：「謂濟北膠東也。」
③三秦，謂雍，塞，翟也。
④平原故城，在今山東平原縣南。
⑤顏師古曰：「五諸侯，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
⑥梁玉繩《史記志疑》云：「五諸侯，韓，趙，商，衡山。」
⑦蕭，漢縣，故城在今江蘇蕭縣西北十里。
⑧穀泗二水，均在今江蘇銅山縣境。
⑨靈璧故城，在今安徽宿縣西北。
⑩睢水，在今銅山縣南六十里。
⑪沛公子，孝惠帝，盈及其女魯元公主也。
⑫滕公，即夏侯嬰，後封汝陰侯。
⑬太公，沛公，父；呂后，妻呂雉也。
⑭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顏師古曰：「周呂，封名。」
⑮下邑故城，在今河南夏邑縣西南。
⑯滎陽故城，在今滎陽縣北。按段玉裁曰：「沛水出沒不常，故尚書「洸爲滎」，周禮「其川滎雒」，古無作滎者。自宋開寶中，始妄改滎爲滎。而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皆爲淺人任意改竄矣。」
⑰京，索，皆地名，均在滎陽縣東南。
⑱敖，山名，在今河南河陰縣西二十里。
⑲天子車以黃繒爲裏，曰黃屋車。左，纛，以蒼牛尾所作之大旗，置於車衡之左者，天子乘輿之制也。
⑳今河南汜水縣西北有成臯故城，名上街鎮。
㉑宛，今河南南陽縣治。葉，音攝，在今葉縣東。
㉒漢之四年，梁玉繩云：「此四字當在後『擊陳留外黃』句上，觀漢書高紀籍傳自明。」
㉓逃，通跳，逸去也。晉灼曰：「獨出意。」
㉔修武，今河南修武縣。
㉕鞏故城，在今河南鞏縣西南三十里。
㉖梁玉繩謂此二
十四字當刪。
㉗梁玉繩謂此九字當刪；此下當接「項王乃謂海春侯……是以項王信任之」一大

段。①廣武，山名，在今河陰縣東北十里。②淮陰侯，韓信。梁玉繩主刪趙字。③在今河南汜水縣西境。水經注汜者水決復入之義，音凡，後訛爲已。④「項王乃謂海春侯……信任之」一段，當移置上文「彭越燒楚積聚」句下，下接「漢王則引兵渡河……就敖倉食。」此下接下文「當是時項王在睢陽……盡走險阻」一段。然後接「項王已定東海來……絕楚糧。」再接下文「漢兵盛，食多。」

⑤睢陽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⑥鴻溝，方輿紀勝云：「在河陰縣東北，接廣武山，與滎澤連。」⑦崔適謂上文「匿弗肯復見」五字，當移置末句「故號爲平國君」之下。⑧陽夏，今河南太康縣治。

⑨固陵，聚名，在今河南淮陽縣西北四十三里。⑩穀城，山名，在今山東東阿縣東北。⑪城父故城，在今安徽亳縣東南七十里。垓下，聚名，在安徽靈璧縣東南。⑫「以舒屠六」謂以舒之衆，屠破六城也。舒卽今安徽舒新縣。⑬陰陵，在今安徽定遠縣西北六十里。⑭東城，在今定遠縣東南五十里。⑮「期山東爲三處」謂期遇山東分爲三處也。按今全椒東南二十里有山名九鬪，云羽欲東渡烏江，道經此山，與漢一日九戰處也。又其西有迷溝，云羽迷陷大澤處。⑯烏江，在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⑰面之背之也。

五四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

愈恭。市人皆以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

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

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吾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軫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

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

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弟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

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

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震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作者〕

見報任少卿書注。

〔題解〕

史記以列傳記人物，凡七十二。信陵，卽今河南寧陵縣之寧陵故城，爲公子無忌封邑。戰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均以好客著；然識量皆不及信陵也。

〔注釋〕

● 昭王名遯，安釐王名圍，釐，讀若億。

● 范雎，字叔，魏人。雎從須賈使齊還，魏相齊疑雎通齊，笞殺之。

雖既死而蘇，奔秦。爲昭王相，封應侯。欲報前仇，伐魏，求魏齊首。 ①大梁，魏都，今河南開封。 ②華陽，今

陝西南鄭。 ③芒卯，戰國策作孟弗，齊人，爲魏將。 ④俾倪，同睥睨，不正視也。 ⑤後漢書明帝紀注云：

「壽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觴進酒，皆曰上壽。」一說，壽卽疇之省字，今作酬，進酒也。 ⑥史記集解引

徐廣曰：「爲，一作羞。」一說，爲，助也。欲成就公子之名也。 ⑦秦將白起破趙將趙括軍於長平，坑降卒

四十萬。長平故城，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邯鄲，趙都，今河北有邯鄲縣。 ⑧惠文王名何，平原君名勝。

⑨鄴，今河南臨漳縣。戰國策及本書魯仲連傳均作「止於蕩陰。」蕩陰卽今湯陰。 ⑩冠冕車蓋，仕宦

之服乘。屬，連屬也。讓，責也。 ⑪屏退左右而私相語也。 ⑫符本以竹爲之，書文字而中分之，各執其一

以爲信。後乃有銅符。兵符，上畫虎，亦曰虎符，軍事上用。 ⑬資，蓄也，言蓄報仇之志已三年。一說，資，謀也。

⑭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伐，功也。 ⑮噉，歎惜之聲。 ⑯鞬，盛弓矢之革囊。 ⑰孝成王名

丹，惠文王之子。 ⑱鄗，音霍，今河北柏鄉縣。 ⑲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十里。 ⑳集解云：「七略有魏公

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 ㉑名假。 ㉒黥布，六人，曾被黥，故稱黥布。以功封九江王。布反，高祖往討

之也。

五五 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守。

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

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

已搏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

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

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蹙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將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

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陣，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

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陣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懈。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車騎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

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

『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俟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匈奴！』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因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

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覩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作者〕

見報任少卿書注。

〔注釋〕

●隴西，郡名，治狄道，在今甘肅臨洮縣東北。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縣名，秦曰廢丘，故城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受射，言世受射法也。●蕭關，今甘肅固原縣東南。●亞夫爲周勃子。時吳楚七國反，命周亞夫將討之。●上谷郡治沮陽，在今察哈爾懷來縣南。●上郡治膚施，在今陝西綏德縣東南。●北地郡治馬領，在今甘肅環縣東南。雁門郡治善無，在今山西右玉縣南。代郡治桑乾縣，在今山西陽高縣西北。雲中郡治雲中縣，卽今綏遠托克托縣。●中貴人，內官之貴幸者。●雕，大鷲鳥，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故使善射者射之。●未央，長樂，皆宮名。●軍中用銅斗，晝以炊，夜則擊以警。●卽幕府，軍部治文書處。●馬邑，在今山西朔縣西北，漢武帝時，王恢將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使間亡入匈奴誘之。未至馬邑，百餘里，單于覺之，引去。單于，匈奴君長之稱。●設國將軍爲韓安國。●穎陰侯，灌嬰之孫名疆。●卽今陝西藍田縣。●漢文帝之陵曰霸陵，在長安縣東。●遼西郡治且慮，故城在今河北盧龍縣東。●右北平郡治平剛，卽今熱河平泉。●漢太守秩二千石。●大將軍，衛青也。定襄郡治成樂，卽今綏遠和林格爾縣。●中，合也。首虜法，得虜首若干，封侯也。●大黃，弩名。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驃騎將軍爲霍去病。●數

奇，運塞也。

◎絕度也；南歸渡沙漠也。

◎孔子語，見論語。

◎俊俊，與恂恂同。嚴謹溫恭貌。

五六 報孫會宗書

楊 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慙懃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

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勦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稟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

移人哉？於今乃覩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作者〕

楊惲，漢華陰人，字子幼。少以才能著。曾封平通侯。後免爲庶人。失職家居。後以報孫會宗書，辭語怨懟，宣帝惡之，坐大逆無道，腰斬。

〔題解〕

報，答也。孫會宗，西河人，官安定郡太守。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報以此書。

〔注釋〕

①底，成也。②先人，謂其父敞也。敞曾爲丞相，故云。③宿衛，謂官散騎常侍，得出入禁中，常侍左右也。④遭遇時變，謂霍氏謀反，惲先聞知也。⑤獲爵位，謂霍氏伏誅，惲封爲平通侯也。⑥終非其任，謂見廢也。⑦督，教責也。⑧猥，漫不經意也。⑨逆指，謂逆會宗之指，文過，謂自文飾其過。⑩論語：「顏淵子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⑪朱輪，以丹塗車輪，貴者所乘也。⑫通侯，卽徹侯。避武帝諱，改稱通侯。⑬與，去聲，預也。⑭才不稱職，是曰竊位，無功食祿，謂之素餐。論語：「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①口語，指戴長樂所告之言。
②說，與悅通。
③以給公上，謂給公家之

賦稅。
④既，盡也。
⑤秦聲，如擊甕叩缶之類。
⑥逐什一之利，謂經商，爭微利。
⑦董生，董仲舒，漢廣

州人，少治春秋，武帝時以賢良對天人三策，此即其對策文中語。
⑧用論語句。
⑨魏土，言會宗所居

之西河，即戰國時魏地。文侯，魏之賢君。
⑩段干木，田子方，皆魏之高士。段干木，子夏弟子。文侯欲以爲

相，自造其門；段干木踰牆避之。乃待以客禮。每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田子方隱居不仕，文侯以爲師。

⑪安定故城，在今甘肅涇川縣北。
⑫昆夷，古西戎之國。

五七 說苑 五則

劉向

(一) 正諫一則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

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二) 善說一則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三) 權謀一則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

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四) 建本一則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反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五)復恩一則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甲，首卻敵，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頭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作者〕

劉向，初名更生，字子政，漢宗室。成帝時，典校祕書，終於中壘校尉。著有別錄、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

〔題解〕

說苑，劉向著。宋初僅存五篇；經曾鞏蒐集校定，仍爲二十卷。是書多引古事，分類編纂，用爲論證。今選五則。每則前之標目，卽本書中之篇名。

〔注釋〕

- 景公，春秋末齊君。
- 圉人，管馬者。
- 晏子，名嬰，字平仲，景公之賢相。
- 梁惠王，卽魏惠王。
- 惠施，以辯名，莊子所謂「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者也。今惠子已亡，其說散見莊子中。
- 彈弓。
- 下蔡，春秋時小國，後爲楚邑，故城在今安徽壽縣境。
-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之字。
- 「交」一作「友」，謂能教誡之友也。
- 策，馬鞭也。
- 檠，所以正弓。
- 揉，矯之使直也。
- 犀皮之甲。
- 謂加羽於箭幹，括箭幹。
- 鏃，箭頭，砥礪，磨也。
- 莊王名旅，一作侶。
- 趣，同促。

五八 解嘲 並序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

母析人之珪，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鷗鼻而笑鳳凰，執蝮蛇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傲，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

矣；^②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③則狂矣。夫蕭規，曹隨，^④留侯畫策，陳平出奇，^⑤功若泰山，響若坻隄。^⑥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⑦四皓采榮於南山，^⑧公孫創業於金馬，^⑨驃騎發跡於祁連，^⑩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⑪東方朔割炙於細君，^⑫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作者〕

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少好學口吃，長於辭賦。成帝時爲郎，王莽篡位爲大夫。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漢書有傳。

〔題解〕

此亦假設問答以自解者，辭賦之屬也。與東方朔答客難同一作法。餘詳本篇序中。

〔注釋〕

① 哀帝名欣，以定陶恭王之子入承帝位。其母兄丁明，后父傅晏，與佞臣董賢，並顯於朝。
② 太玄，十九

篇，雄撰，擬周易。①尙白，服虔曰：「玄當黑而尙白，將無可用也。」②人綱人紀，爲衆人之綱紀也。

析分也；儻承受也。③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④漢制，吏二千石乘朱輪。⑤拓落，不偶也。⑥

羣鹿，喻諸侯割據者。⑦十二，謂春秋十二國。戰國時，六國與秦爲七，故曰六七。⑧盛彙，指伍子胥彙

載出昭關。⑨魯君欲相顏闔，使幣先焉，闔鑿坏而遁，坏，短牆也。⑩鄒衍齊人，號爲「談天衍」，「仕齊

爲卿，顏頤，奇怪之辭。⑪連蹇，難進也。⑫渠搜，西戎國也，在西，故曰右。⑬漢番禺縣，卽今廣州，椒塗，

亦作陶塗，北方之國。⑭「東南一尉」，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候」，中部都尉治敦煌，步廣候官，張掖

屬國有候官城。⑮糾墨，繩墨，鑽鈇，斧鉞。⑯舜時，棄爲后稷，契爲司徒，臯陶爲士，皆名臣。⑰維，韜髮

之緝也。阿衡，商官名，伊尹爲之，此卽指伊尹。⑱晏嬰，齊景公相，管夷吾，齊桓公相。⑲論語：「殷有三

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皆紂時賢臣。殷墟，言殷亡，社稷爲丘墟。⑳孟子以伯夷叔

齊爲二老，皆歸文王。㉑越王句踐爲夫差所敗，棲於會稽，求成於吳。夫差許之。子胥（伍員）諫，不聽。後

爲夫差所殺。句踐用文種、范蠡，卒滅吳而稱霸。㉒百里奚，虞之賢臣。虞亡，被虜於晉，以媵於秦，百里奚

逃。秦穆公以五羊皮贖之歸。以爲大夫，號曰五羖大夫。樂毅，戰國燕之名將，攻齊，下七十餘城。燕惠王信

齊間，使騎劫代將，毅出亡。田單遂敗燕而復齊國。㉓范雎，魏人，爲魏齊所辱，笞擊至折脅摺齒。後入秦，

排穰侯魏冉而代爲相。後蔣澤又代范雎爲相。唐舉善相術。澤問其壽。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歲。」澤笑而謝去。◎謂蕭何、曹參、張良、陳平、樊噲、霍去病，皆漢名臣。◎管仲輔公子糾與齊桓公爭國，敗，被囚。桓公以爲相。◎傳說版築於傅巖。殷武丁舉爲相，褐賤者罪人所服。傅，太傅。◎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迎以爲上客。◎指隱於漁者。或云卽屈原所遇漁父。◎指孔子。◎李善云：指虞卿，說趙孝成王，爲趙上卿。◎齊桓公訪小臣稷，一日三至，始得見。◎燕昭王迎鄒衍於郊，擁篲先驅。篲，掃帚。◎信，同仲。◎辟，罪也。◎漢代射策試士，有甲科乙科。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一人。文帝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蝮蛇，蜥蜴之類。◎俞跗，黃帝時人，扁鵲，戰國時人，名秦越人，皆名醫。◎扶服卽匍匐。范雎藏王稽車中入秦，道遇穰侯。雎匿橐中，稽加足其背。◎涇陽君，秦昭王弟，離間也。◎頌頤，曲頤；「頌」一作「頤」。頤，鼻莖。狀其貌醜。◎澤說范雎，薦以自代。◎婁敬，齊人，高祖時，建策定都關中。◎叔孫通，薛人，爲高祖定朝儀，官至太子太傅。◎呂刑，尚書篇名，書序謂周穆王作。◎僇，同悖。◎繆，同謬。◎金日碑，張安世，宣帝時名臣；許，宣帝后家；史，宣帝外家。◎曹參繼蕭何爲丞相，隨蕭之成規也。◎留侯，張良，常爲高祖畫策。陳平六出奇計以佐高祖。◎坻，山旁危崖。隕，同頽。◎蘭相如見秦昭王於章臺，卒完壁以歸趙。◎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甬里先生，隱居

商山，稱曰四皓。張良引以輔太子。②公孫弘射策於金馬門，舉賢良第一，官至丞相，封平津侯。③指驃騎將軍霍去病伐匈奴。祁連山在今甘肅西北部。④司馬相如，字長卿，納卓王孫女文君，賣酒臨邛，卓氏恥之，以厚資。⑤東方朔，字曼倩，以滑稽名。帝賜羣臣肉。朔先至，割而食之。帝令自責。朔答語有云：「歸遺細君，何其仁也。」細君，朔妻。

五九 漢樂府 八首

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作者〕

漢高祖既定天下，還沛時作。

〔題解〕

此詩後改名三侯之章，入樂府。樂府者，合樂之詩。初，惠帝命夏侯寬爲樂府令。武帝設樂府，命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司馬相如等定其文詞，采各地民歌入樂，而「樂府」遂爲詩之一體。此歌爲漢樂府之最早者。

薤露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作者〕

崔豹以爲係田橫門人傷橫之作，未必是也。宋玉對楚王問中，已有「薤露」之名。但不知是否卽此歌耳。

〔題解〕

此蓋哀挽之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滅。此屬樂府相和曲。

〔注釋〕

●晞，乾也。

蒿里

蒿里誰家地？
聚斂魂魄無賢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作者〕

已佚名。

〔題解〕

蒿里，山名，在秦川南。謂人死魂魄亦歸蒿里，此亦挽歌，屬相和曲。崔豹謂薤露蒿里本屬一曲，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兩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庶人。

相逢行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伎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鏡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旁。入門左右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嚙嚙！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一丈人且安坐，調絲未遽央。

⊕ 』

〔作者〕

佚名。

〔題解〕

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屬清調曲。

〔注釋〕

- 轂，車輪中心圓木。
- 邯鄲，地名，今屬河北。
- 鐙，同燈。
- 嚙嚙，鳥鳴之聲。
- 流黃，絹也。
- 「未遑央」一作「方未央」。

戰城南

戰城南，死北郭。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 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聲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鬪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 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 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題解〕

此爲漢鼓吹饒歌曲十八首中之第六首。

〔注釋〕

- 豪同壕。
- 樂府詩集作「梁何北」。
- 思良臣者，因邊警而懷頗（廉頗）牧（李牧）也。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①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②細綺③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綃頭。④耕者忘其犁，耨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看羅敷。使君⑤從南來，五馬⑥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尙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⑦爲人潔白皙，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題解〕

此屬相和曲，一名羅敷豔歌。漢樂府中之故事詩也。

〔注釋〕

●盛桑葉之籠。●一作髻髻，髻之一式。以明珠爲耳璫也。●紺，淺黃色。●綃頭，所以束髮者。●漢時稱刺史或奉使之官曰使君。●漢時稱太守曰五馬。蓋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者，出則以五馬駕車也。●專城居，言爲地方長官。

孤兒行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當獨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蟲，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趣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屣。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漉漉，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風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願還我蒂，獨且急歸。兄與嫂嚴，當與較計。亂曰：里中一何譏譏，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注釋〕

●趣，同趨。古時屋之高者通稱曰殿。
●扉，通非，草履也。
●蒺藜，有刺之草。
●溌溌，流貌。
●樂之卒章曰亂。

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作者〕

相傳此爲班婕妤失寵後所作。

〔題解〕

此爲相和歌楚調曲之一。

〔注釋〕

●紈，輕細熟絹；素，生絹潔白者。
●颺，風也。

六〇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

守窮賤，轆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菟絲附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侷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

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慳，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旣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睐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作者〕

此十九首，非一時一人所作。昭明文選不著作者。陳徐陵玉臺新詠錄枚乘詩九首，有八首見於此十九首中。總之，此十九首之作者，已不可考矣。

〔題解〕

五言詩殆以此及李陵與蘇武詩爲最早。然蘇李詩頗疑爲後人依託，則此十九首者，雖非一時一人所作，要爲五言詩之濫觴。昭明太子統題爲「古詩」，今仍其舊。

〔注釋〕

● 胡指北狄，越指南越。言相去甚遠也。

● 宛，今河南南陽縣；洛，今河南洛陽。

● 漢洛陽有南北兩宮。

琴操云：「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⑤ 夫容同芙蓉。⑥ 玉衡，北斗第五星。或云，此詩上云促織，下云秋蟬，疑孟冬當作孟秋。按此詩爲西漢武帝改曆以前人所作，孟冬不誤。

⑦ 玄鳥，燕也。⑧ 箕，斗，牽牛，均星名。詩所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皖彼牽

牛，不以服箱」也。⑨ 菟絲，女蘿，皆蔓生植物。⑩ 河漢，天河也。此用牽牛織女二星故事，見荆楚歲時

記。⑪ 上東門，長安東門。一說，乃洛陽城門，郭北墓，正指洛陽城外之北邙山而言。⑫ 王子喬，相傳爲

周靈王太子，名晉，好作笙，遊伊洛間。浮邱生接引上嵩山，仙去。見列仙傳。⑬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⑭

晨風，鳥名，鷓屬。⑮ 徙倚猶徘徊。扉，當作屣也。⑯ 蟾兔，月也。「三五」「四五」謂陰曆十五日及

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蔣氏高中新國文 (全六册)

第一册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輯者 蔣伯潛

發行者 陸高韻

出版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 何衡孫 何天馬

張

#80
442423



中華民國廿六年七月廿五日收到